

飛龍傳

【第四集】 京娘芳魂送匡胤



連盟
www.shuqu.net



《飞龙传》故事之四



京娘芳魂送匡胤

改编 徐 淦 姚 钧 韩家洁

绘画 周方德 金小莲

扫描 罗亚方舟

制作 罗亚方舟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赵匡胤在神丹观发现关着被两个强盗抢来的弱女子京娘，放出她来，开始千里送京娘；路上杀了两个强盗，克服无数困难，与京娘兄妹相称，拒绝京娘对他表示的好感；送到她家，她父亲疑心二人必定发生过关系，要把女儿嫁给他，他谢绝后不别而行，京娘因此自缢。



連盟

WWW.SHUQU.NET

打造最专业的网络连环画

外，话说郑恩在孟家庄古庙殿内发现妖怪，蹿出窗外，双手举起枣木棍，劈头打下；那怪说声：『不好！』用手中乌金如意抵住，退到天井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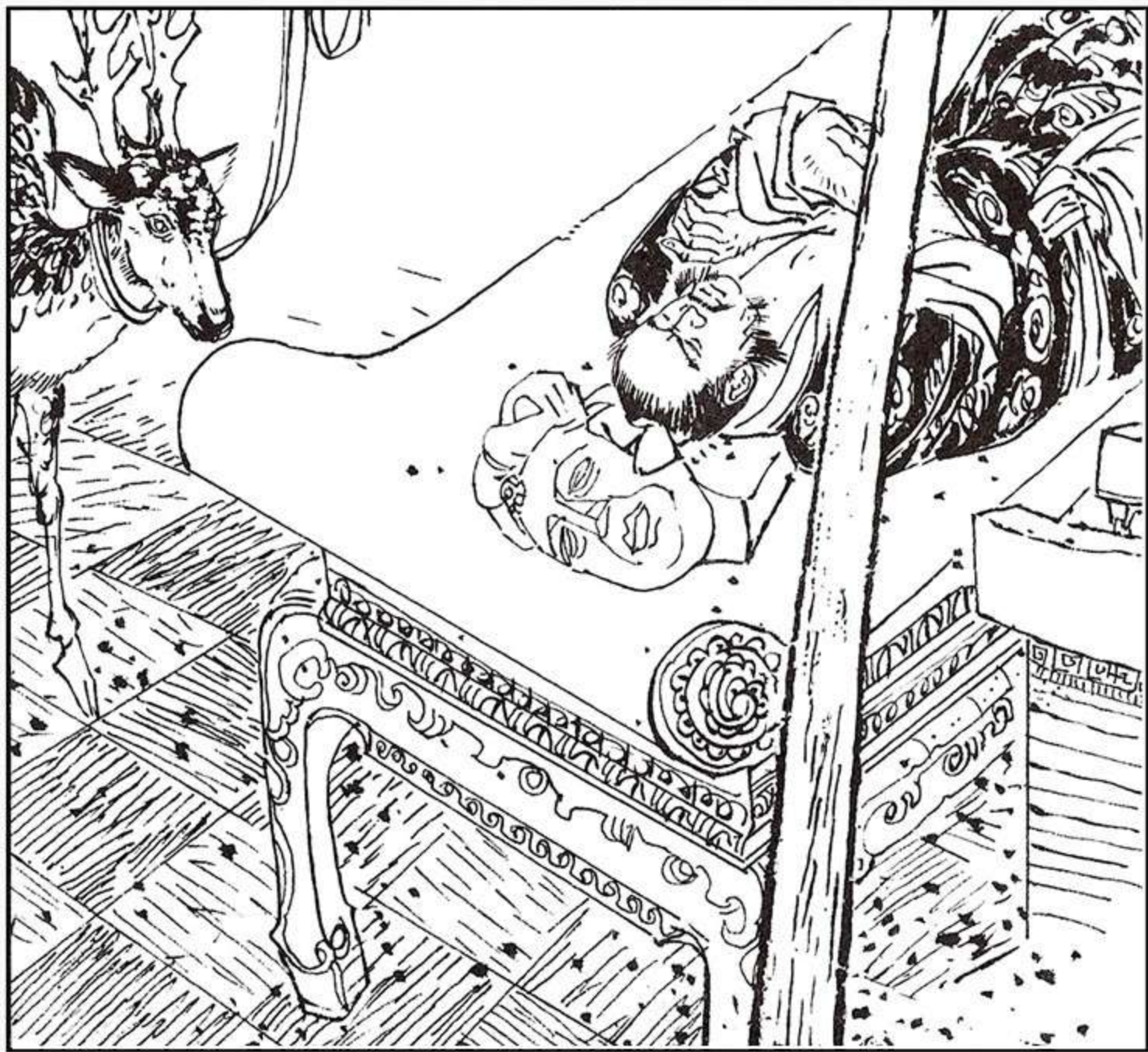
一人一怪，战了三三十个回合。那怪本事有限，支持不住，转身就走。郑恩哪里肯舍，急忙赶上一棍，啪的一声，正中它头上八叉金冠，打得那怪扑通倒在地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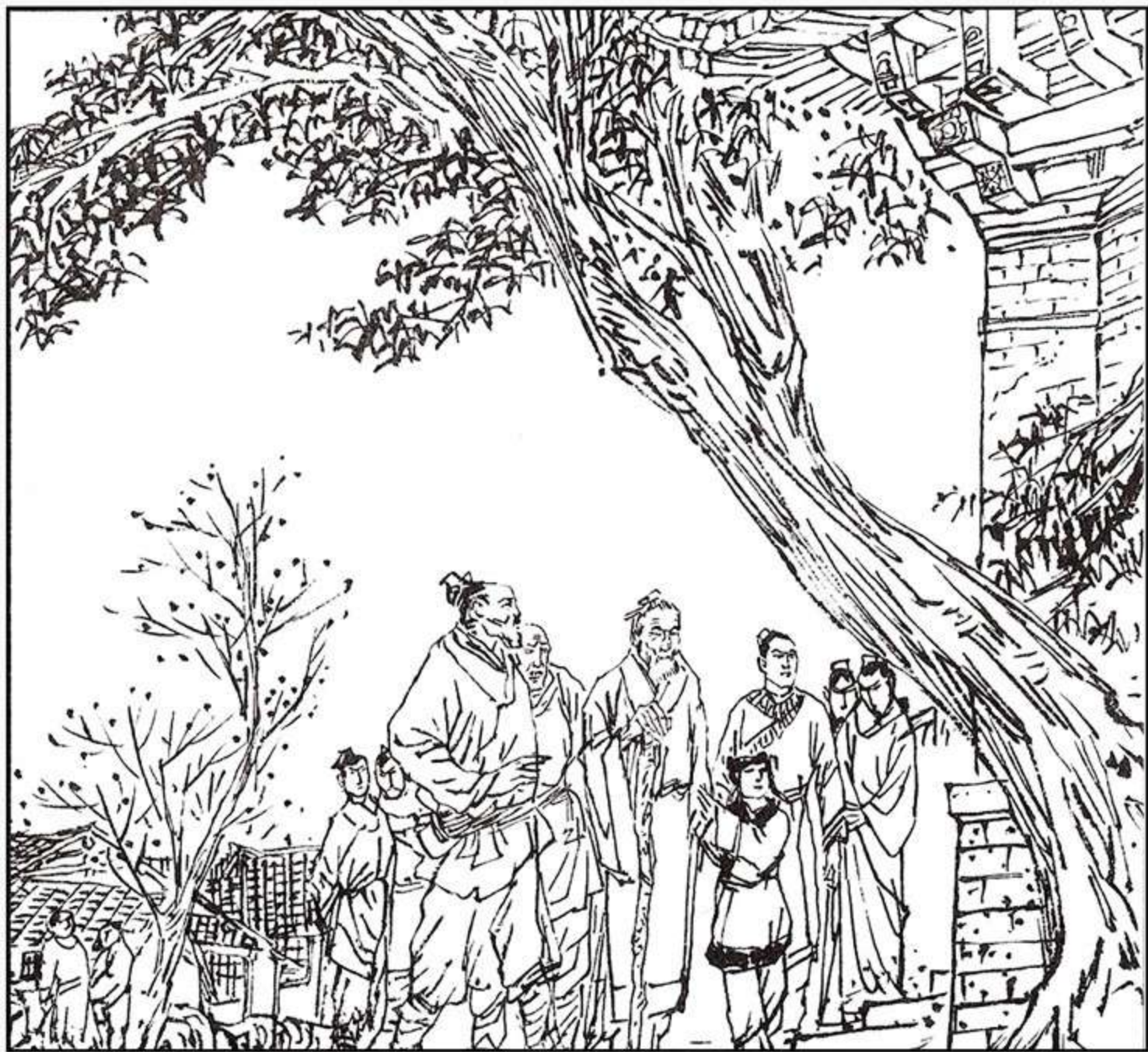
郑恩添上两棍，那怪登时气绝，现出原形。月光下看得明白，原来是一只八叉角的梅花鹿，乌金如意是靠它修炼成精的一棵老山灵芝草。



郑恩解下裹脚布，拴住鹿角，拖到窗前，系在窗档子上；回身取了枣木棍，走上殿来，仍把窗子关好；跳上供桌，枕着那个神像的头，呼呼睡了。



昨日轮到献祭的老者，也姓郑，一夜未曾合眼，担心那黑汉斗不过妖怪，遭了殃，还会连累本村，归罪自己。因此挨到天明，他就叫儿子去邀集十多个邻人，一齐奔到庙前，却见庙门紧闭，推门不开，敲门不应。



郑老汉说：「这黑汉八成遇着白吃大王，白送了性命！」众邻人道：「你莫要着急。庙门关着，怎知他死活存亡？我们一齐动手敲门，再看他应不应。」人多胆壮，各人有的取石子，有的用砖头，哄到门边，擂鼓般敲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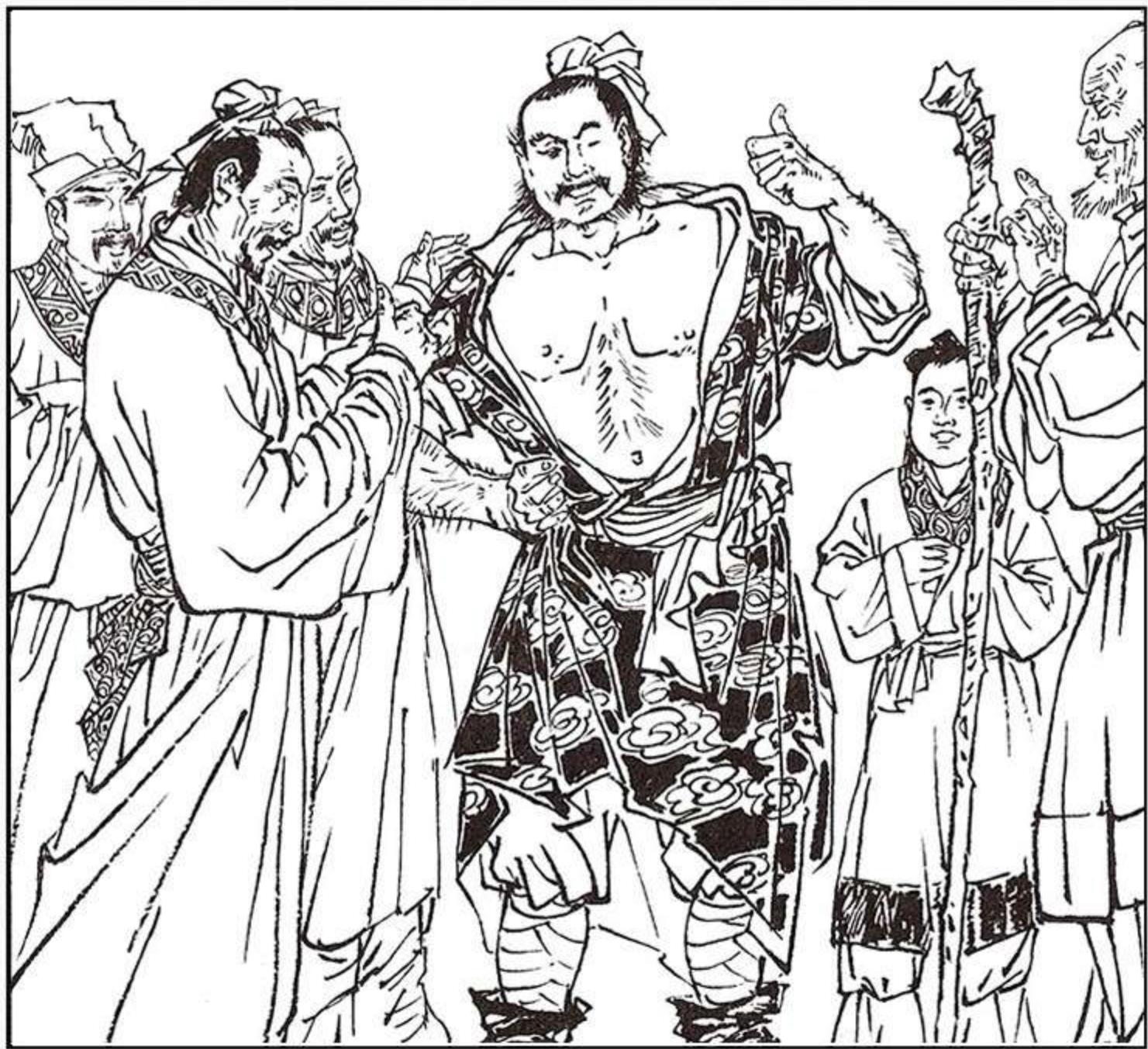
郑恩从睡梦中惊醒，应道：『来了来了！』众人一齐说：『活着活着！』郑恩把门打开，放进大伙。郑老汉喜道：『君子，你一夜辛苦，可曾看见妖怪？捉住没有？』郑恩指道：『你们看，这不是妖怪，倒是人吗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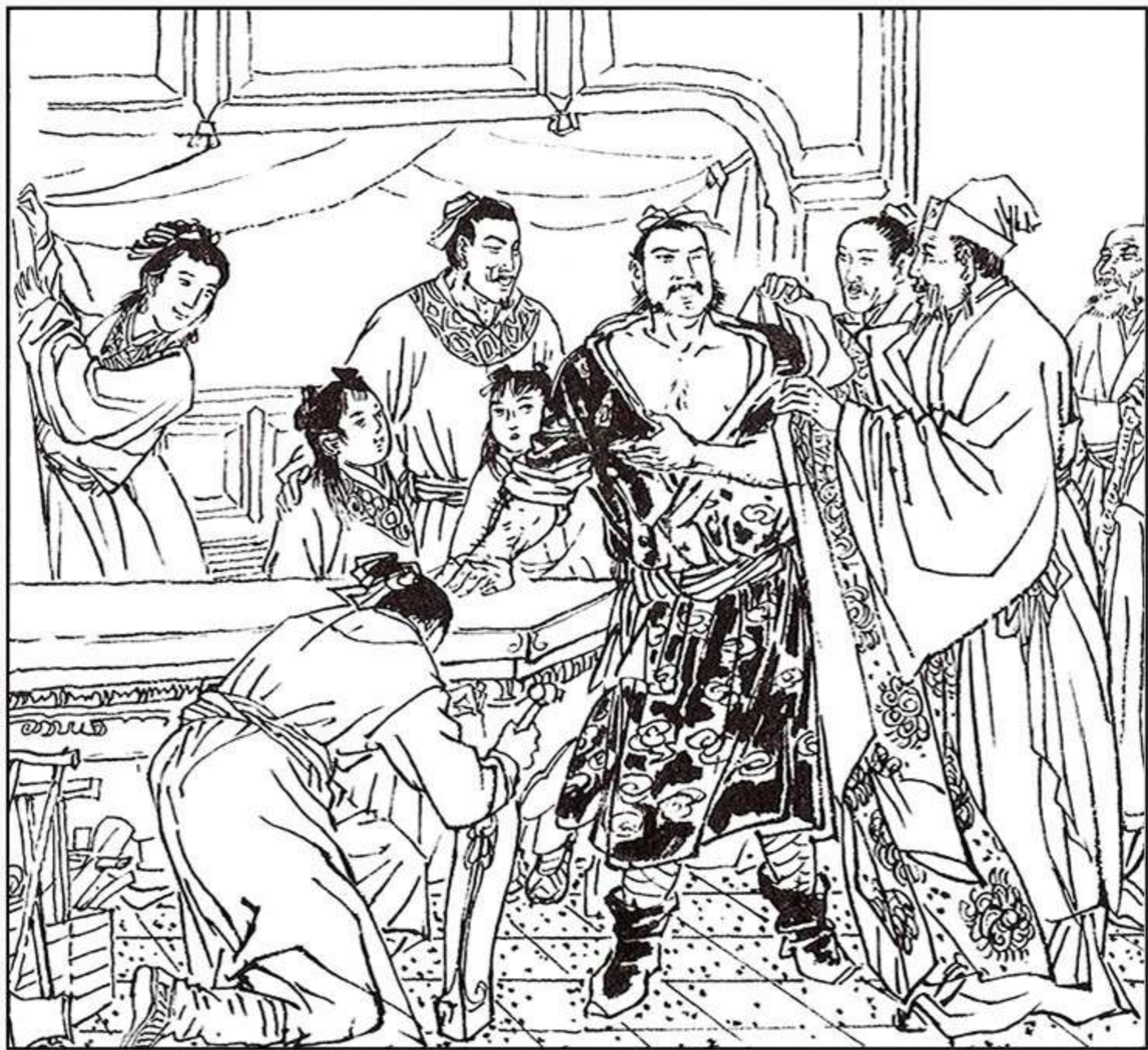
众人看了，个个摇头吐舌，方晓得是鹿精作怪。这时全村老小拥来，一齐称赞、夸奖。有几个老成的上前问过郑恩姓名、职业，听郑恩说：「俺本来贩卖香油，本钱蚀完，眼前东闯两奔，吃穿二字就靠捉妖这桩买卖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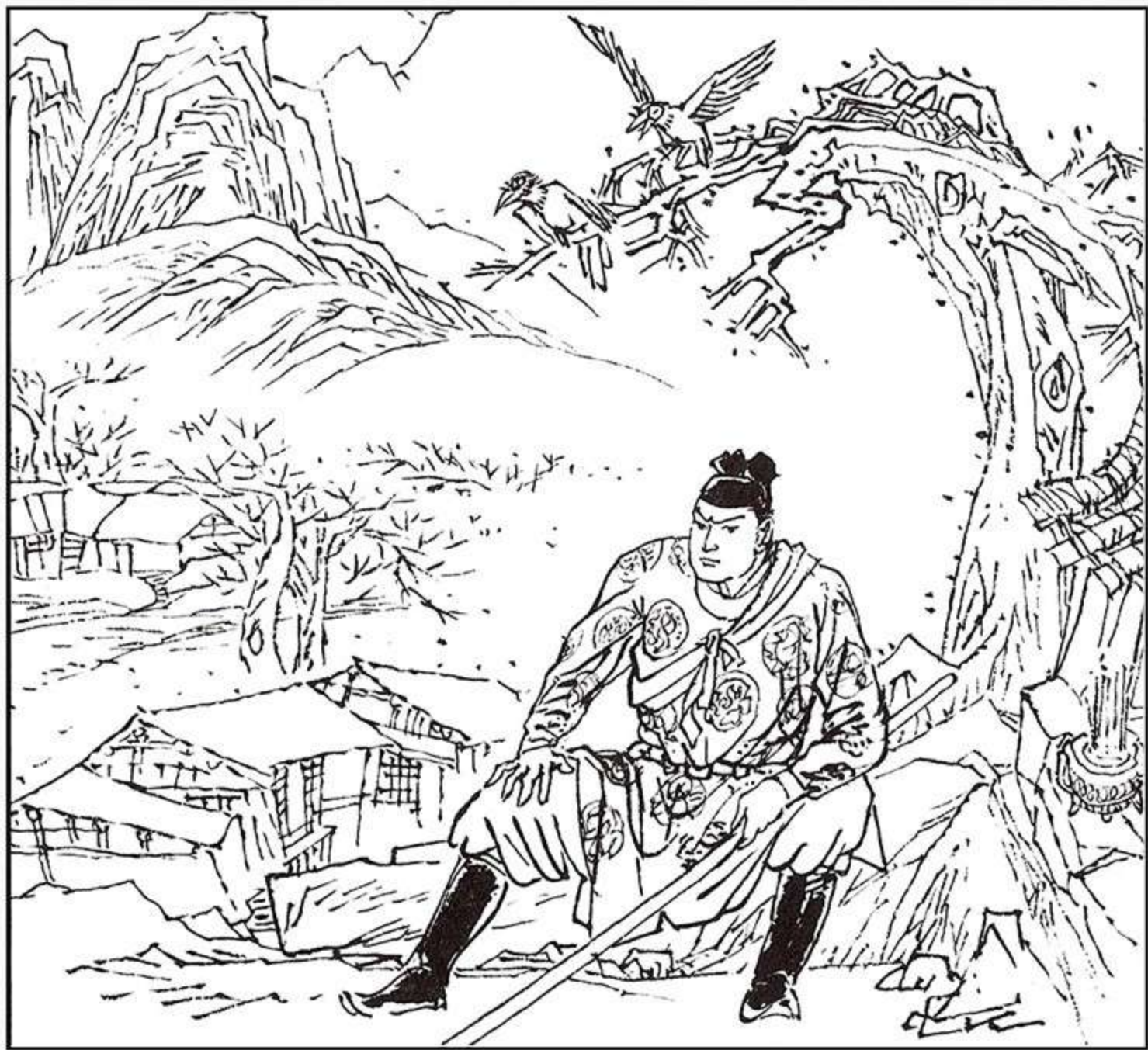
老人们说：「郑壮士，何不就在我们孟家庄住下镇压邪魔？我们轮流供养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郑恩想了一想说：「众位要留乐子，除了冬夏衣服两身，日日饭食，离不得酒肉；还要两个十五六岁娃子跟乐子学棍法、学捉拿妖怪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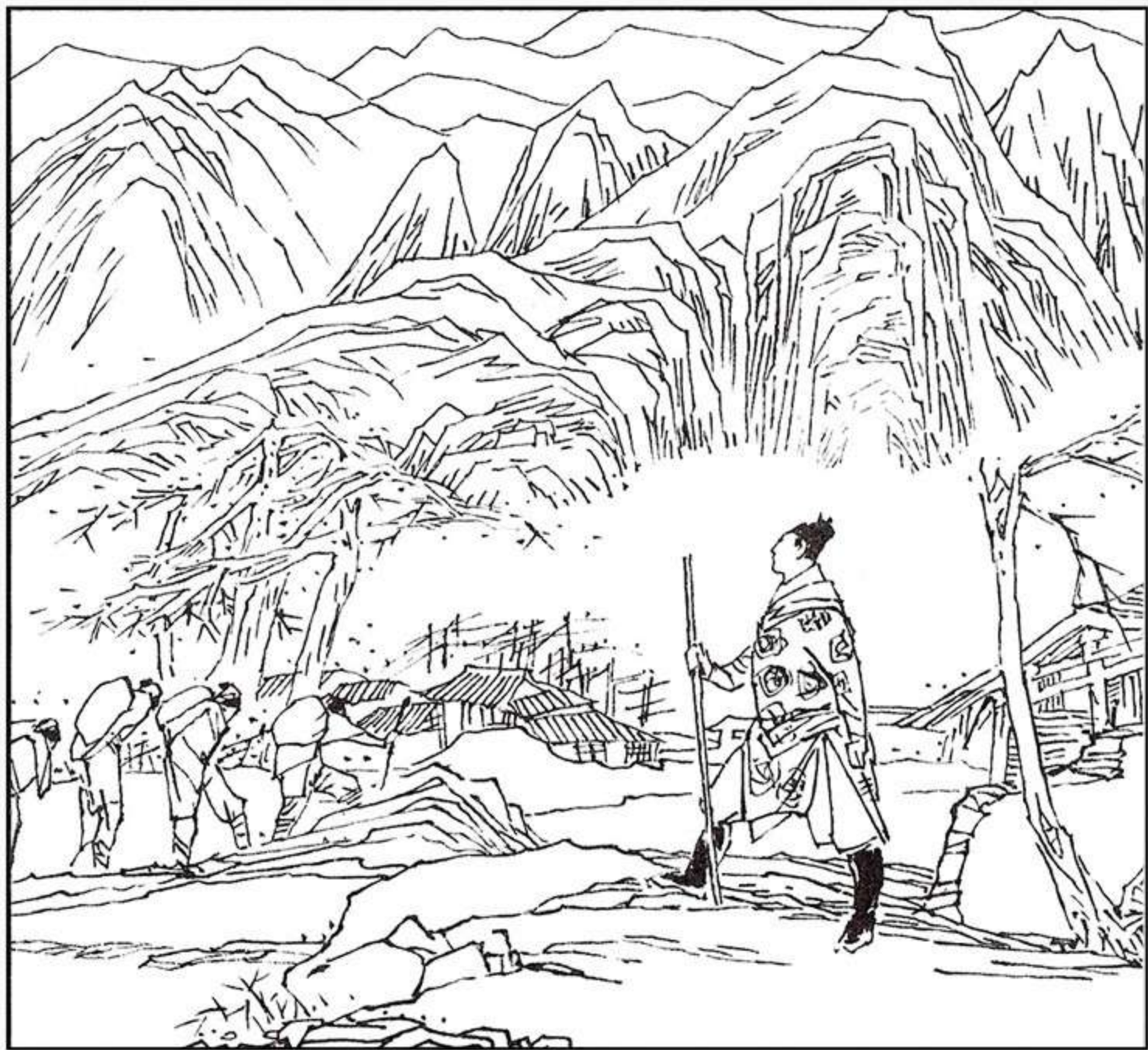
村人就人斂钱置办新衣服，选来两个半大孩子；叫瓦工木匠修理庙宇，把神像抬出；供桌当作食桌，添些椅凳，铺设床帐被褥。郑恩心想：「吃白食，捉妖怪，倒成无忧大王了，可惜二哥不能同来享福，不知现在哪里？」



按下郑恩在孟家庄暂时安身。再说赵匡胤与柴荣、郑恩别后，找到首阳山，才知此地连年荒旱，五谷不生，树皮草根吃尽；他姨母全家呢？三个月前往汴梁投奔自己家中去了。



匡胤扑了个空，想投奔关西母舅，那木铃关是必经之路，如何过得？正在进退两难，来到侧首一条山路口，见一群乡民，背上都驮一只叉袋，不知装着何物，便上前问道：「列位朋友，运的是米面还是豆子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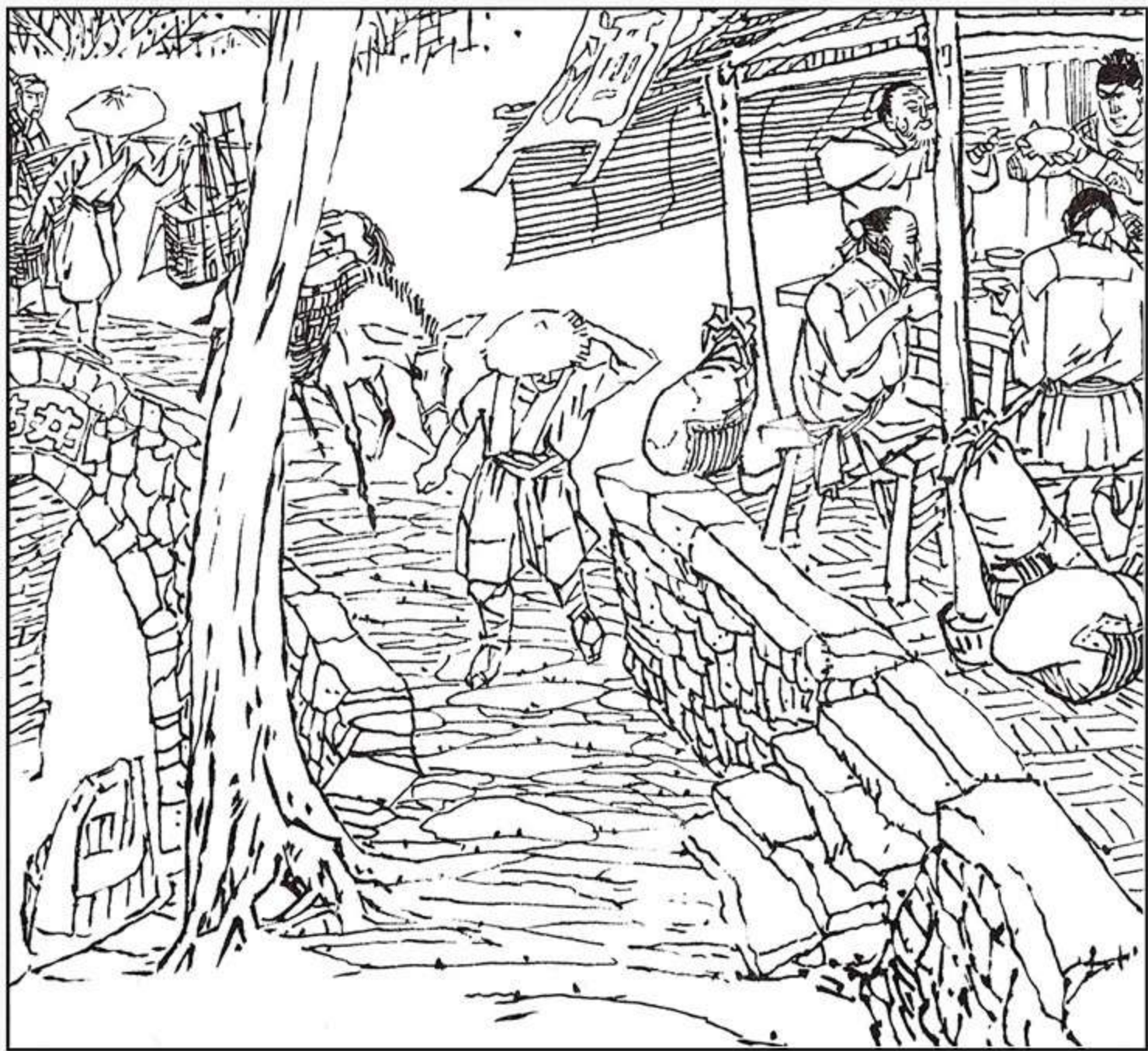
众人道：「连年荒旱，哪来粮食？不瞒壮士说，我们这袋里，都是违禁的东西，乃运到关西去贩卖的私盐。一斗盐可换一斗米，回到这里，一斗米可换五斗盐，我们这班人靠此勉强糊口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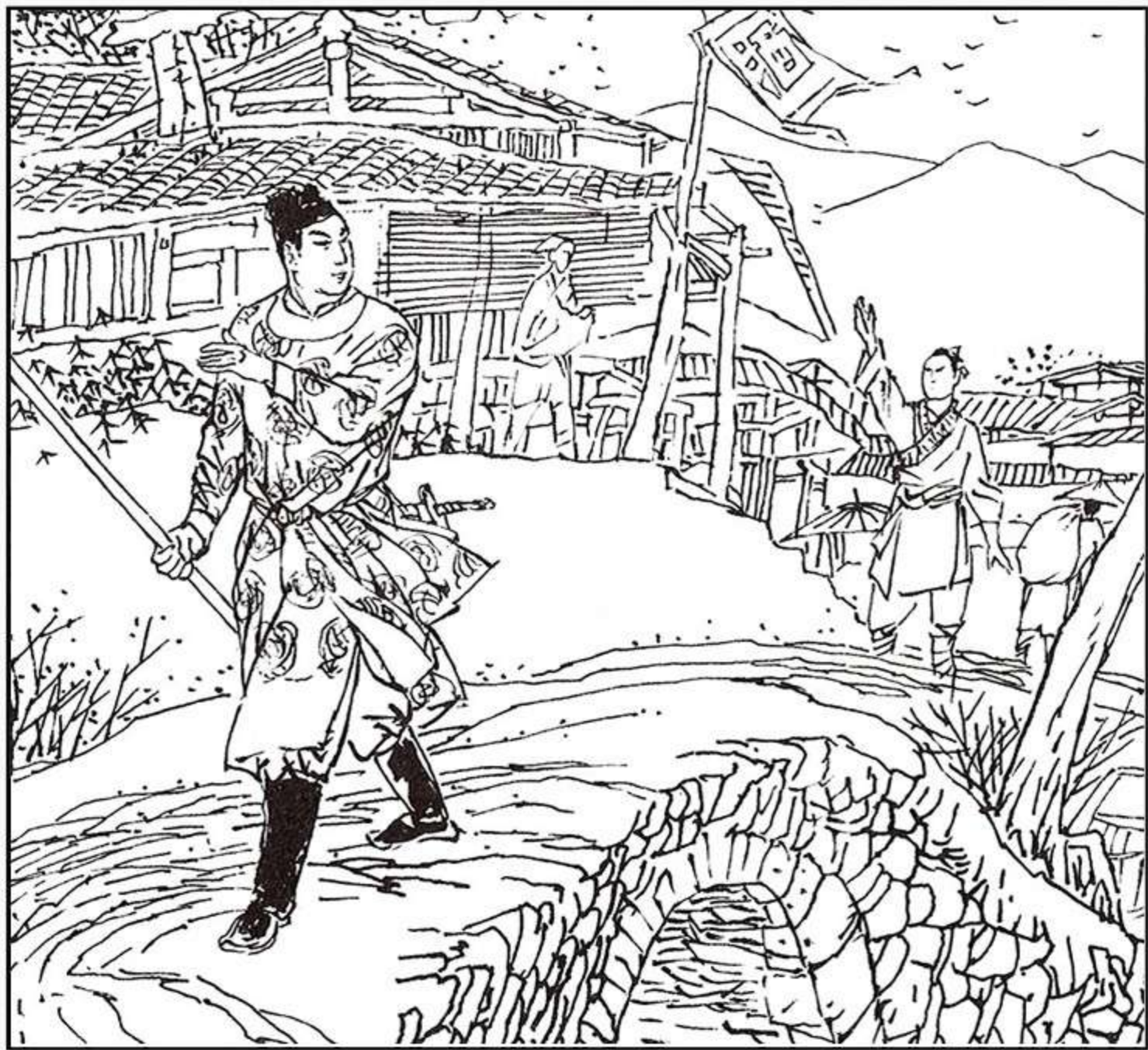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又问：「众位既往关西，如何不走大路？」众人道：「贩私盐如何过得木铃关？我们别有一条羊肠小径，可以偷偷绕过关门。」匡胤说：「在下也要往关西投亲，无奈不识途径，求众位挈带同行。」众人答应引路。



好一条盘旋曲折、人烟寂寂的山路，匡胤跟这伙私盐贩子走了多日。不知不觉出了岔口，已在关西地面，这一日到一座村庄，名叫枯井铺。他拣了个宽敞酒店，邀请众人进去吃了一顿。众谢别分手，各赶生意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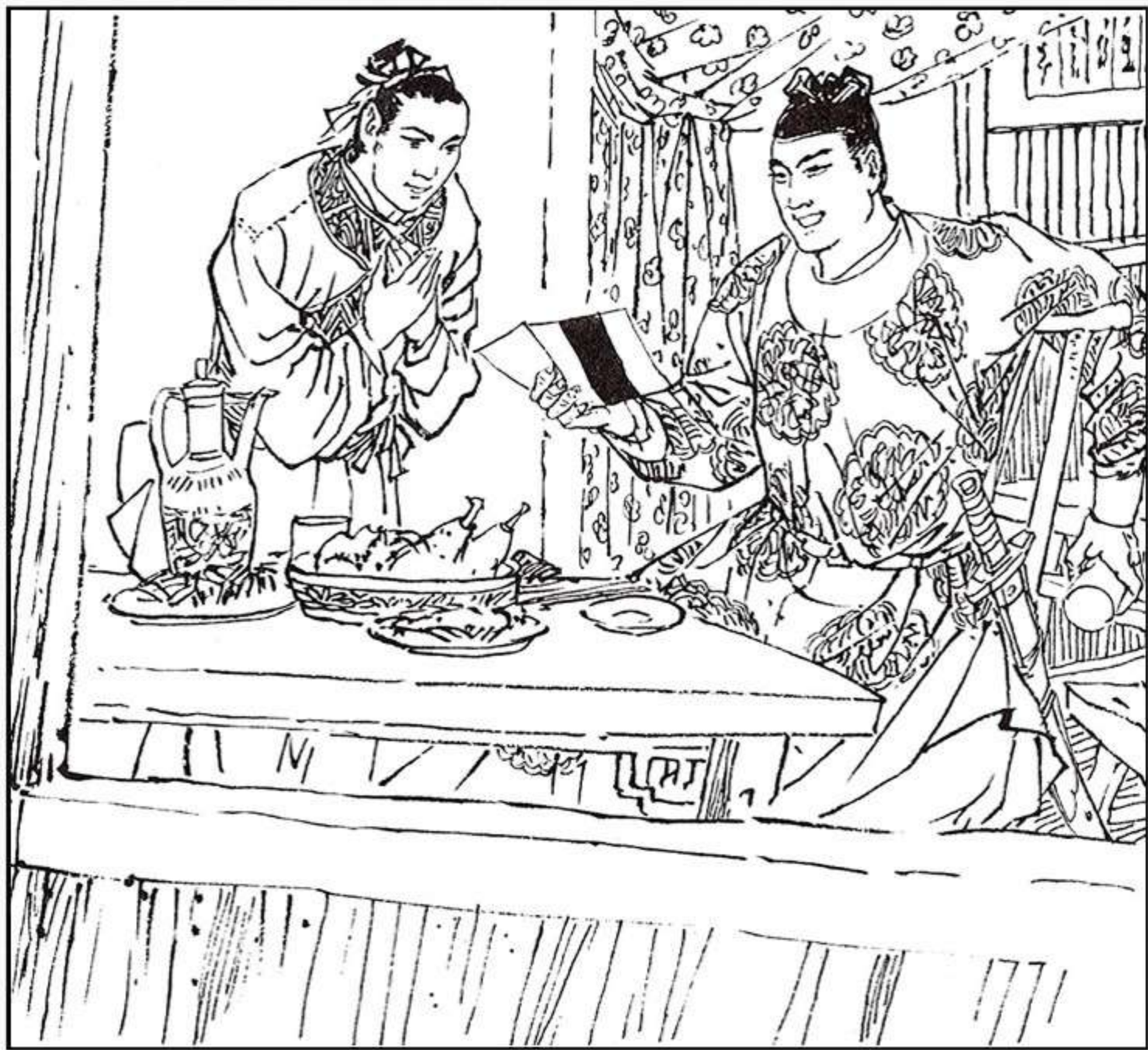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独自走出酒店，信步往西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「公子慢行，小人有话动问。」回头一看，这人身材高大，相貌魁梧，年约二十光景，却从未相识。



二人走到村市梢头，上一酒楼坐下，那人说：「小人名叫史魁，父母双亡，流落江湖，佣工度日。前日忽遇一相面先生，自称苗光义，交我一个柬帖儿，教小人今日此时在这枯井铺等候一位红脸壮士。」



匡胤看了柬帖，是一首诗词，头两句「遇鬼休赌钱，观棋莫开言，」便不知所云，就收进囊中。史魁说：「苗先生叮嘱，今日一见，公子日后发迹，小弟便来辅助，望勿推辞。」匡胤笑道：「这个道士的胡话，史兄休要相信。」



二人分手后，匡胤离了枯井铺，踽踽独步，思前想后，不免浩叹。日已西沉，走着走着，只见北山坡下，有些零零落落的民房，中间有一所庙宇，东倒西歪，破败不堪。



他紧走几步，奔近庙门前，见那匾额写着「神鬼庙」，不觉笑道：「哪座庙里没有神鬼？这个名儿倒也稀罕。」走进庙门，看两边钟鼓二楼，已经坍塌；再进二门，又见泥塑木雕神像，身体不全，千里眼少膀，顺风耳缺腿。



上了大殿，正中供一尊神像，金光剥落，遍体尘埃。左右威灵横卧，东西鬼判斜倚，十分荒凉凄楚，匡胤叹道：「莫说人有兴衰，就是神鬼，也有晦气倒霉的时候！」他用乱草抹去灰土，跳上供桌，和衣便睡。



此时正当暮秋天气，寒风直透肌肤，匡胤睡了一会，做起梦来，耳边听得哗啦啦呼五喝六之声，好不热闹，他想：「这冷庙里面怎么有人赌博？听这声响，却也不远。反正睡不着，何不找去看看？」



他顺着响处行去；望见西北角上，隐隐露出灯光，紧步上前一看，原来就在侧首一间配殿里有人耍钱。匡胤一时心痒，咳嗽一声，听里边有人说：「兄弟，收了吧，听外面有人来了。」



听另一个道：「怕来者不善，收了为妙。」还有一个说：「不要收，等他进来，怕他怎的？」匡胤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踏进殿门，见殿上五个人席地而坐，轮流掷色；上面坐着个纱圆网领的头家，在那里赌监。



匡胤道：「列位老兄，好兴致！小弟也来参加如何？」那五个答道：「使得使得。」便挤出一个空儿，让他坐下。匡胤将包裹放在身边说：「列位，既赌真输赢，不知赌银子还是赌钱？」抽头的道：「银钱都行，放心下注好了。」



匡胤下了注，抓起盆里的六顆骰子，第一把輸了二兩一錢；再賭，又輸了，接二连三的輸。头家说：「且住，结账付了银子再掷。」匡胤把筹码点算，共输了三十三兩六錢，解开银包称出五兩重的银子七錠交给头家。



匡胤打上十錠注碼，重新又擲時，五家一齐下注。他擲下一看，却是三个四，一个二，两个么，这叫齜牙紅臭，全輸了。下家伸手過來要取注碼，匡胤輸急了想賴，伸手挡住，硬說是他贏的。



五人哪里肯依，哄的一声，跳起身来争嚷。匡胤推开骰盆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开口骂道：『小辈囚徒！你们去汴梁城中打听打听，我赵匡胤不是软弱娃娃，到哪儿也是输了不给，赢了要钱！』说罢抡拳便打。



五个一齐道：「我们在此耍钱，从不曾遇到你这样赖皮！」也动手乱打。上面的头家立起身来喝住五人，劝匡胤道：「掷出臭四来是你真输了，论理该付他们；如银子不够，只付一半，也就没得说了。」



匡胤道：「你只顾抽头罢了，谁要你出面多嘴？你帮着伙伴，欺负外人，用软话说我，指望我打发他们是吗？实对你说，要我赵匡胤付给一半，万万不能；除非等到我的灰孙子手里，才有你们的份哩！」



那头家说：「好好好，既然有日期，一言为定，大家各奔前程去吧，到期自然取偿。」说了这一句，远处山鸡遍唱。匡胤还待开言，忽听一声唢呐，殿上六人一个不见了。



日上三竿，他苏醒起身，看那上面塑着一个判官，旁边塑着五个小鬼；又见金银纸钱铺满一地，纸糊骰盆丢在一旁。他甚是惊骇，暗想：「我做梦见鬼了！苗光义的柬帖上不就有一句「遇鬼莫赌钱」吗？」



他背上行囊，离了神鬼庙，踏上往西的大路，只觉得浑身冷汗，遍体发烧，头重眼花，心神恍惚，勉强支持到一座高山脚下，也不认得这就是西岳华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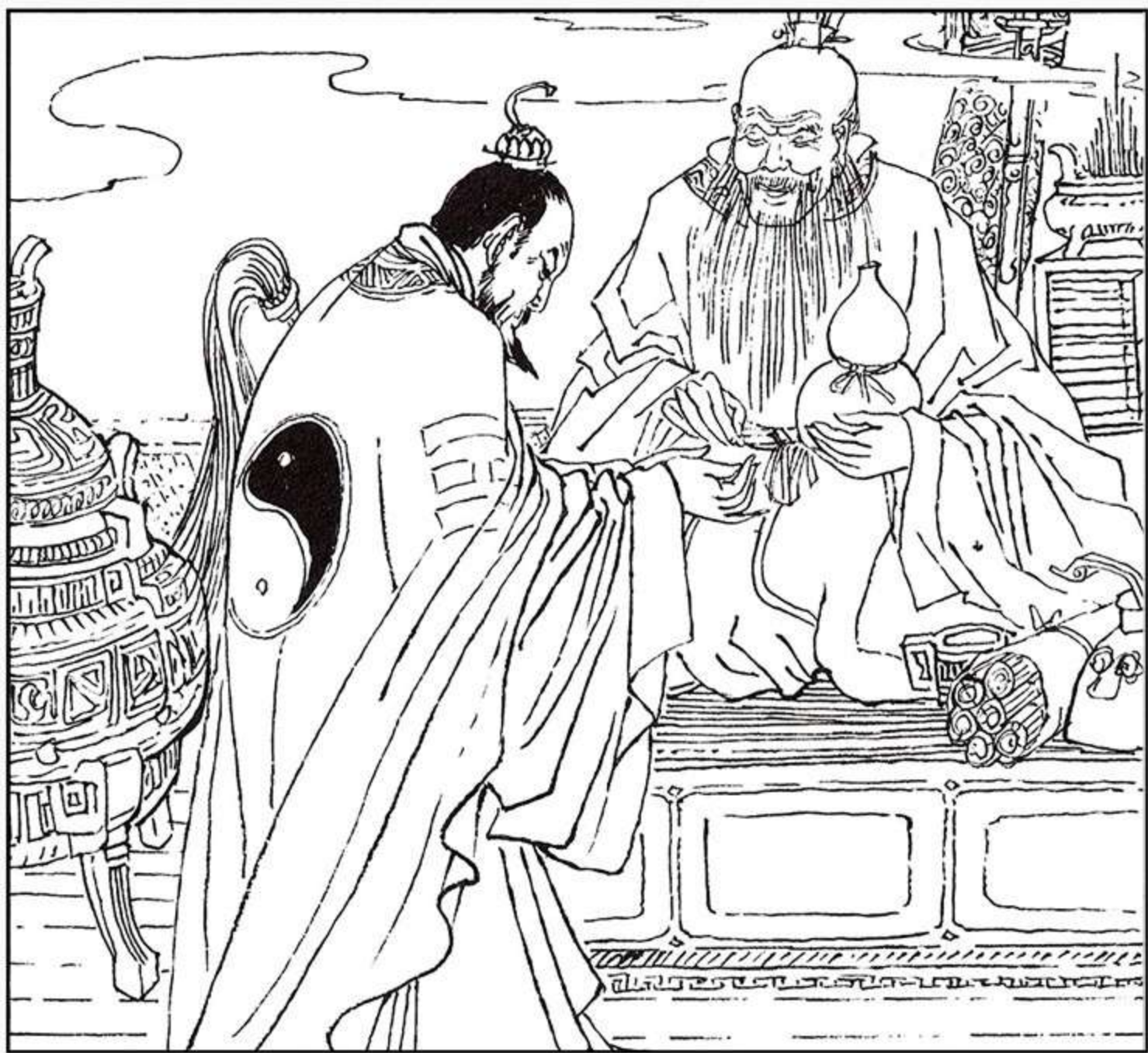
他见一座丛林，山门上刻着「神丹观」三字，走将进去。里边走出来一个老道，把他上下一看，说：「君子，莫非在神鬼庙过夜？贵体受邪气了，这病可不轻，且请到后面卧室歇息，我给你去取丹药，一会就来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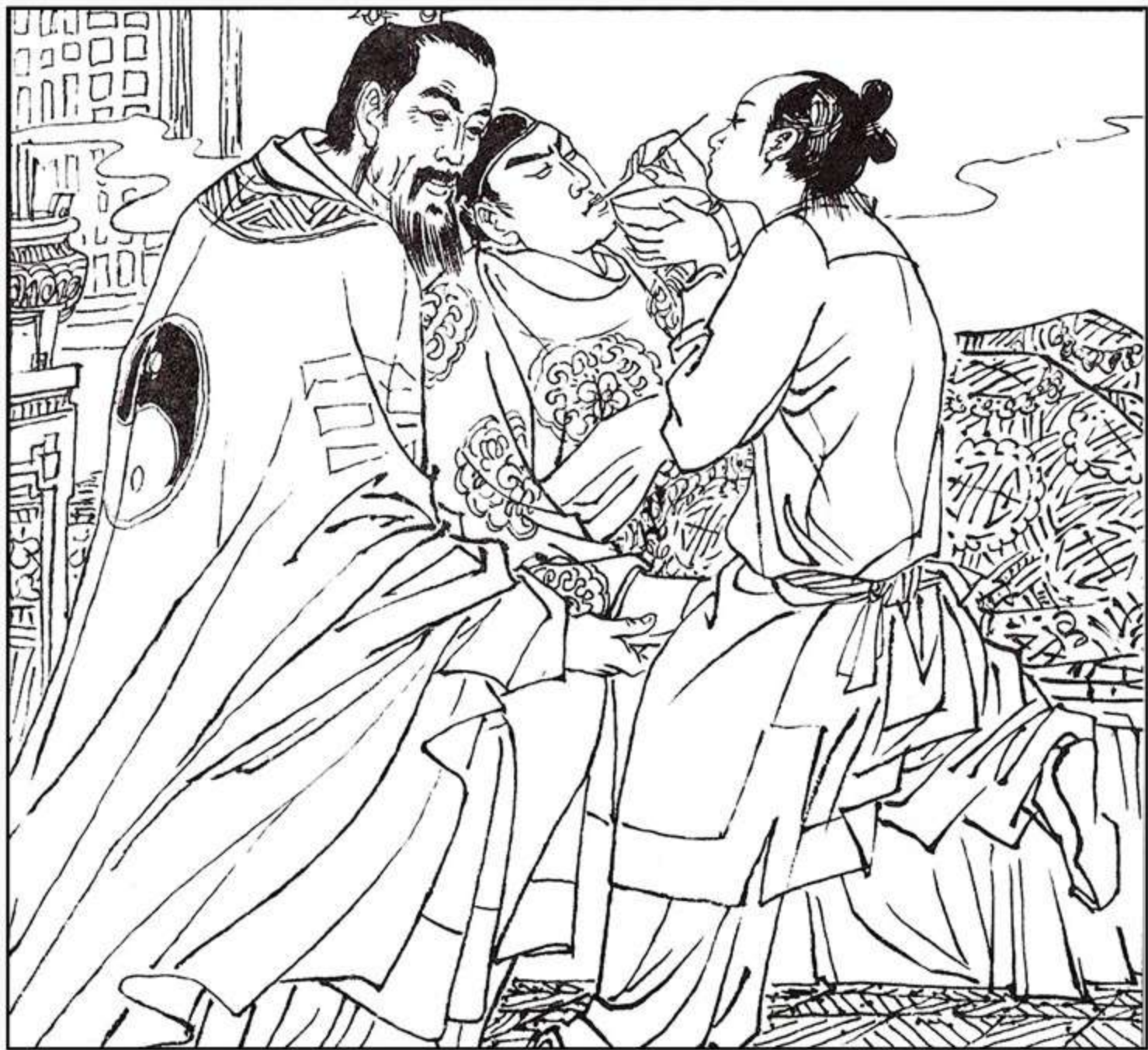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老道姓褚名元，他的师父是华山希夷洞里的陈抟老祖。老祖得的是一『龙蛰之法』，一生最善于睡，人称睡仙，能知过去未来改朝换代之事，苗光义、褚元都是他徒弟。褚元此刻就上山来见老祖。



金丹，放在他手中说：「待他吃下丸药，将养几日，可引上山来，我有话说，但要如此如此。」



褚元回到观中，见匡胤在卧榻上昏沉不醒，叫道：童取来井水一盅，筷子一根，他将丸药研化，用井水调和，师徒搀起病人，用筷子撬开他的牙关，慢慢灌了下去。



过了半盞茶时，匡胤连叫「好睡！」张眼一看，忙问：「道长，此处何地？在下怎的到此？」褚元道：「此乃西岳华山，今早君子带病而来，贫道特往家师那里求取丹药，治疗浮灾，幸今已痊愈。」匡胤下榻施礼称谢，说了姓名来历。



褚元道：「公子说的五鬼，贫道听陈抟师说过，一百几十年后将转世变成粘没喝、哈迷蚩等五个金邦人扰乱中原，判官将成为奸相秦桧，公子答应在您灰孙子里给一半输账，明明是一句气话，但恐怕到将来竟是输掉半壁江山哩！」



匡胤自然不信，也不放在心上。从这天起他在观中静养，过了几日，精神康复，才要求引见陈抟老祖。褚元似允非允，陪着他缓步上山，但见麋鹿衔花，猿猴献桃，好一派清雅山景。



忽听下棋之声，匡胤抬头一望，见远远的山洞前面，坐着两个鹤发童颜的老者在下棋，对褚元说：「仙长，你看那边一对山人悠闲得很，待我去看他片刻，再参拜老祖不晚。」褚元说：「使得。贫道奉陪。」



二人缓步到洞前。两个老者倚松对坐，中间有一座白石台，台上摆个白玉石的棋盘，上面列着三十二个白玉石的棋子，一边刻红字，一边刻黑字，老二正在凝神各争高下。



匡胤站在使黑棋的老者背后，看那使红棋的老者用了个舍车取将式，把红车放在黑马门里，哄他来吃。使黑棋的正要走马吃车，匡胤不觉失口道：「走不得！」对面老者瞅了他一瞅。使黑棋的把马按下说：「果然吃不得。」



结局黑棋赢了红棋，使红棋的老者从身边布袋里取出两锭金子递与赢家。重新摆棋时，使红棋的老者说：「旁边多嘴的，看见棋盘中间写的是什麼？」匡胤一看，河界两边照例写着「观棋不语真君子，看着多言是小人。」



匡胤心想：「原来他们赌的是金子，这老头输了两锭，非同小可，难怪他怪我多嘴。待我也指点他一下，帮他赢过一局来折罪吧。」当下见二人下到七八着上，红棋提炮要打黑卒，匡胤赶快提醒他：「顾自家！」



使黑棋的老者回头说：「红面先生，你既是高手，敢来与我下三盘吗？」匡胤道：「老头，这么大年纪，你也太傲了，怎么小看我？我就与你下三盘！」使红棋的说：「二位要下，先要讲定是赌金子还是赌银子？」



匡胤说：『我是过路人，只带银子，就赌银子吧。』老者道：『赌银子，每盘至少五十两，无欠无赖。』匡胤说：『五十两就五十两。』老者送过红棋，挪开坐位，袖手旁观；匡胤坐下，红先黑后，两下起手。



头一盘，被老者赢了。匡胤不服，说道：『第二盘赌一百两。』老者道：『就赌一百两，难道我怕你不成？』第二盘，匡胤又输了，心想：『东京下棋，我为魁首，怎么到了关西，如此失势！』说道：『这一盘赌一百五十两。』



老者微笑道：「依便依你，你若贏了還好，若是再輸，连前三百兩，只怕你拿不出来。」匡胤道：「只管放心，下吧！」老者道：「空口无凭，要没个监局的，才各无翻悔。」那使红棋的就答应在旁监局。褚元却不敢言语。



这第三盘，老者说：『本该我赢家先走，如今让你先上吧。』匡胤加意当心，立志取胜；谁知比前两盘更快，又被老者赢去。他气得两眼冒火，又想到身边未带银两，就撒赖道：『这盘不算，因为你走错一步悔了。』



老者变脸道：「你说什么？我几时走错，几时悔？休想赖！我就防你不老实，所以请了监局。」那监局的在旁冷笑一声道：「红脸汉子，输了想赖，我们风烛残年之人，又打不过你，只好算把三百两银子布施了穷汉吧！」



匡胤自知情亏理屈，只得说：『你们不必多言，待我下山到神丹观把银子取来了账。』可是老者道：『我不知什么神丹观，你走了，又不知你姓名，叫我哪里去寻？』匡胤说：『也罢，我央褚观主去取。』回头却不见了褚元。



老者顿时发怒道：「我们下棋，谁要你来多嘴？还逞能，强赌输赢；输了耍赖，赖不掉装憨，告诉你，别处怕你，这关西地面，可数不着你。你既拿不出银子，跪下磕个头饶你走路，只当买个雀儿放生。」



骂得匡胤满面羞惭，想动武，又怕被人耻笑，只得把气忍下去。监局的便说：「红脸君子，有什么当头留下一件也好。你家可有什么房地产，或者一座大山，立下一张卖契，倒也使得。」



匡胤想：『一大把年纪的人，原来是傻子，我来糊弄他一番。』便说：『老人家，你既要大山，我就把这座华山写给你如何？』老者道：『我正要你这座山，你快写！没有纸笔？不论什么石头，你划几句就算数。』



匡胤暗笑，见面前有一峻峰，上面倒还平正，遂拾一石片问老者尊姓，回答姓陈，他便向石壁上划道：「赵匡胤因缺钱，情愿将华山一座卖与陈姓，价银三百两，永远为陈姓之业，并无租税，恐后无凭，亲笔卖契为证。」



他划完掷掉石片，一眼看见褚元，问他：「观主刚才哪里去了？」褚元道：「一时口渴，往涧边吃口泉水，失陪失陪。」匡胤道：「你我快去参见令师。」褚元指老者道：「这位就是家师。」匡胤大惊，要行弟子之礼，陈抟不依。



匡胤又向那监局的也行了礼。陈抟说：「方才下棋，多有得罪。那石上字迹，外观不雅，请公子擦去。」匡胤当真走过去擦，谁知越擦越黑，如印板印的一般。监局的老者说：「不必费心了，留着做个古迹吧。」



匡胤道：「听得令徒苗光义称扬仙翁相法，敢恳一看，指点前程。」陈抟道：「老朽哪里会看相。我有一位道友，正在著麻衣相经，那边来了。」匡胤回头看时，两个老者化一阵清风，忽然不见，只留一张柬帖在地。



拾起柬帖一看，上写：「陈抟拜上赵公子，承慷慨赐与华山，豁免税粮，贫道得以高卧几百年，叨光谢谢！」匡胤对褚元道：「幸遇令师，真神仙也。只是连输三盘棋，被令师笑话。」说着一齐下山回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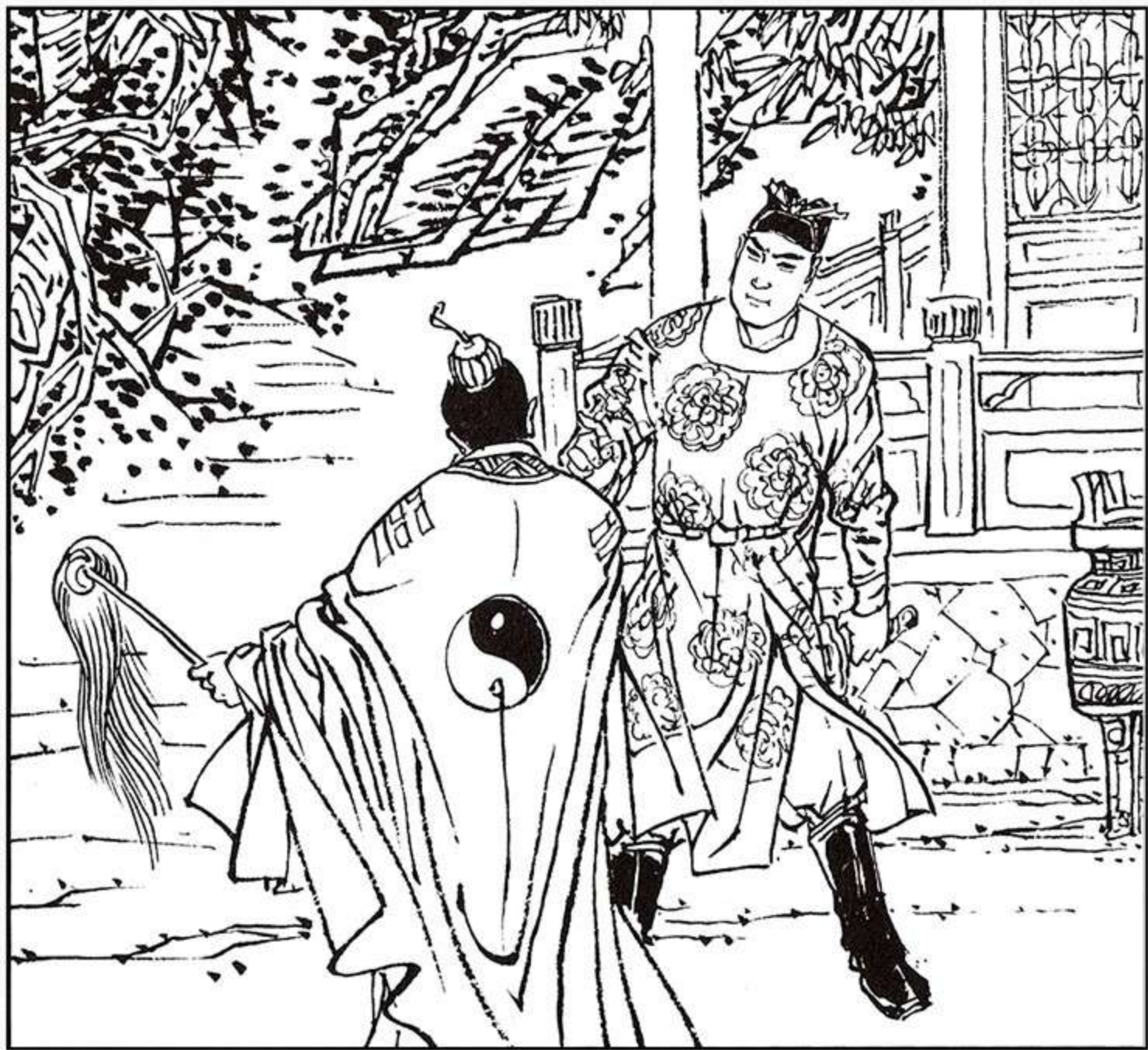
不觉又过了几日，匡胤身体已完全恢复。这天褚元不在，他独坐无聊，信步来到后面游览，见是个冷静所在，却有一间小小殿宇，殿门反锁着。正要回身，忽闻殿内传小妇女哭声，十分凄楚，匡胤心里陡然起疑。



恰巧褚元回來，匡胤把他拉到天井里氣沖沖問道：「出家人的地方，緣何有婦女藏在里面？她是什么人？」褚元搖手道：「公子莫管閑事。」激得匡胤喊道：「你干不法之事，我雖承你治病款待，只算小恩小惠，我仍要追究。」



褚元知道不能隐瞒，只得说「公子息怒。这事实与本观无干。此女是两个响马不知从哪里掳来的，一月之前寄在此处，命令贫道替他看守，若有错失，要把观里杀个寸草不留，贫道只得应承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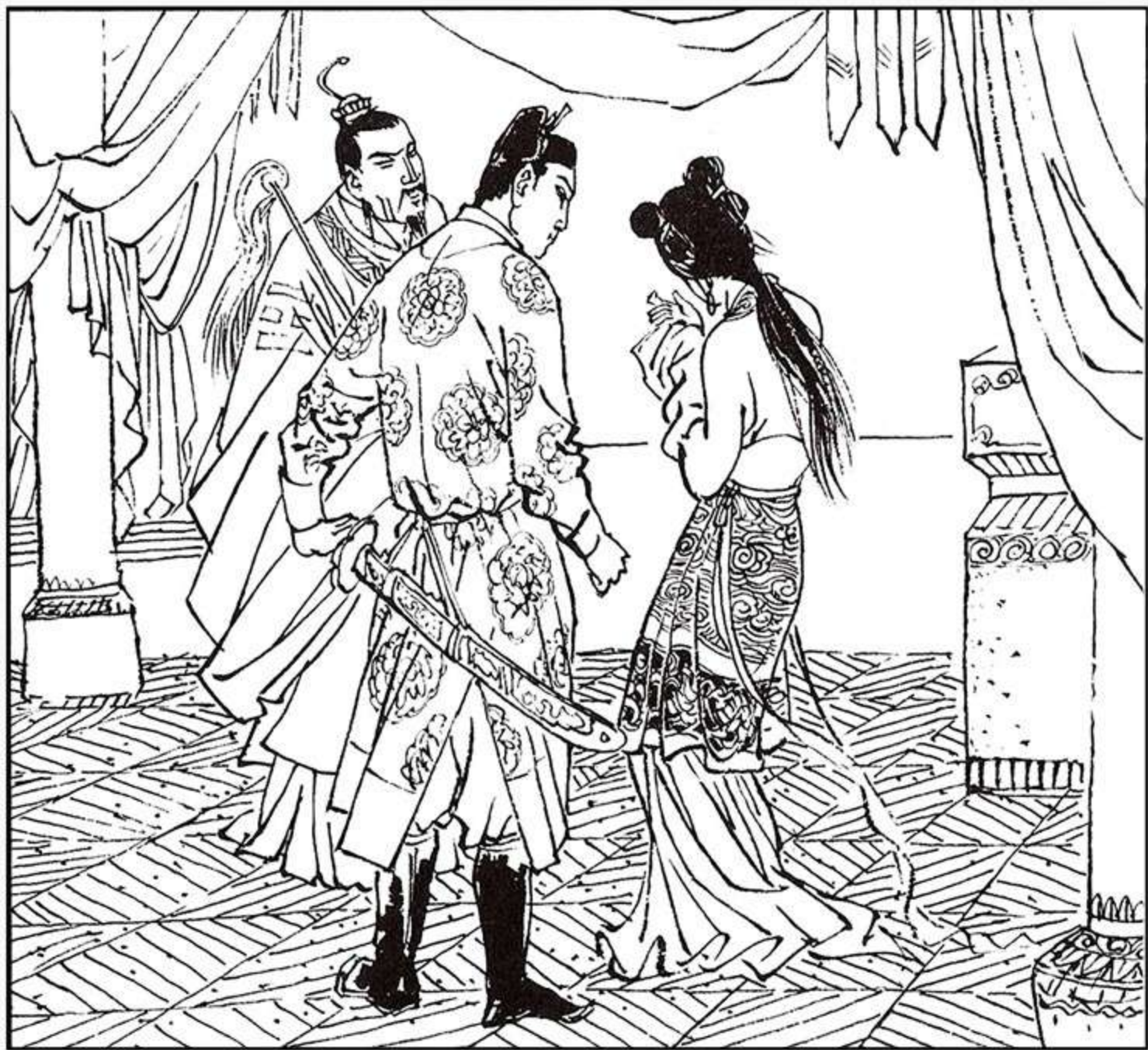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问：「那两个响马叫什么，现在何处？」褚元说：「一个叫满天飞张广儿，一个叫着地滚周进，他俩抢来此女，又往别处去了。」匡胤道：「我还不信，你把门开了，唤那女子出来，俺亲自问她。」褚元只得取钥匙开门。



那女子听得开锁声音，以为强盗进来，战战兢兢躲到神像后面。匡胤好言劝慰道：「休要害怕，过来告诉我姓名家乡，如何到此，有什么委屈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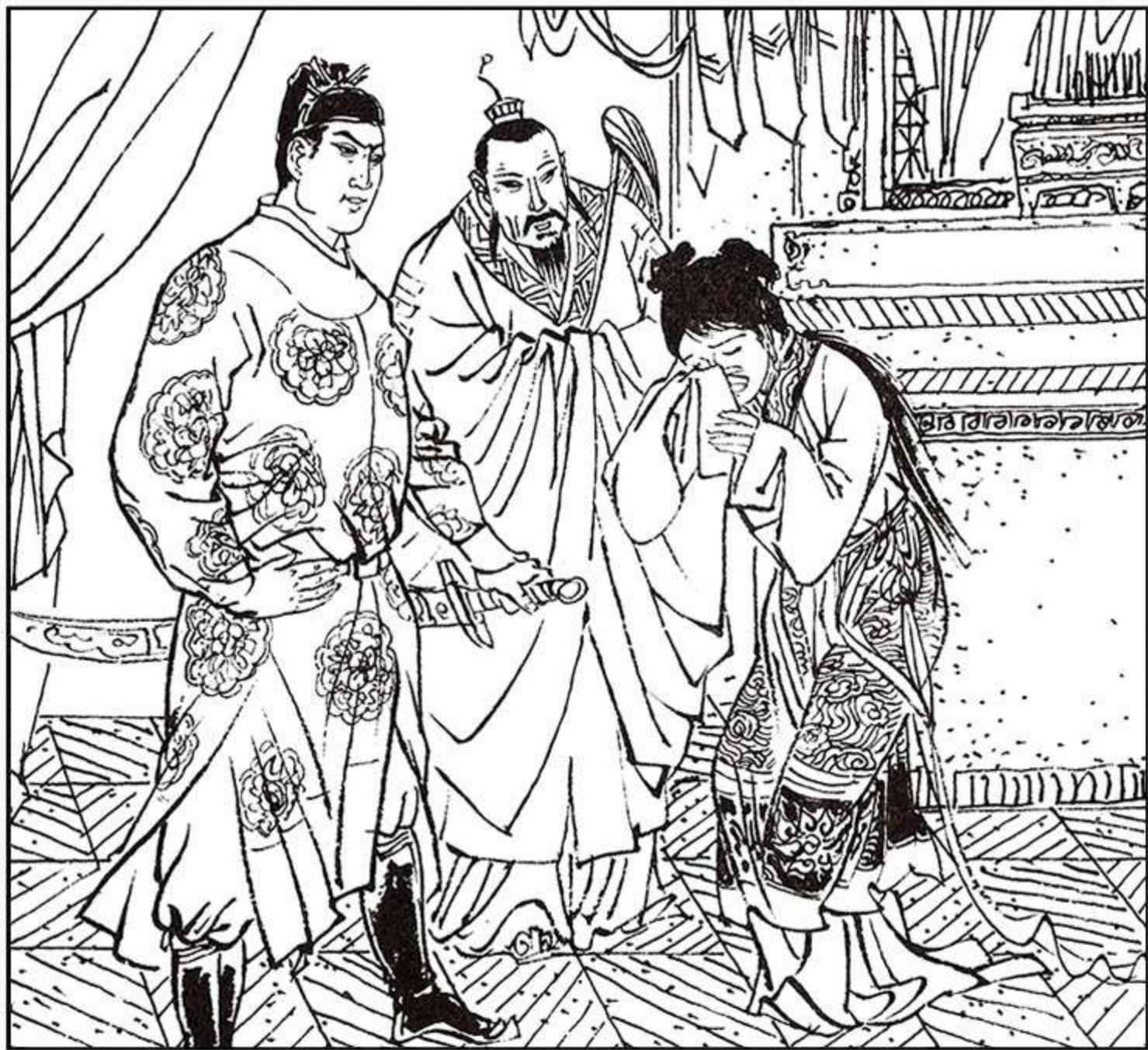
女子料是好人，才向他道了万福。问：「尊驾贵姓？」褚元代答道：「这位是东京指挥使赵大人的公子。」女子道：「奴家也姓赵，小字京娘，家住蒲州解梁县小祥村；随父来华山进香，被两个响马抢来，寄放此处，只饶放父亲回去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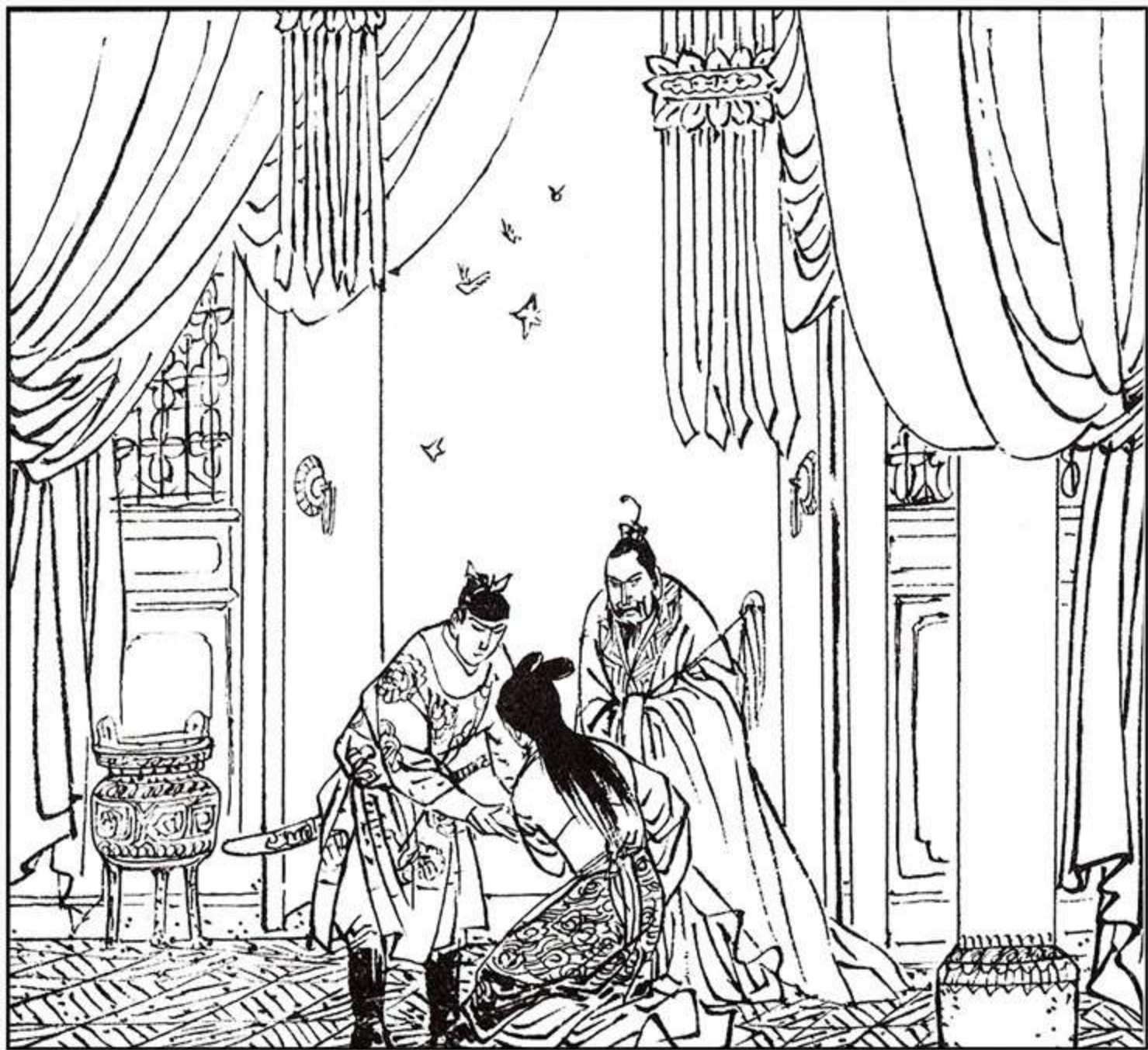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问：「怎么抢你来了？又寄你在此？」京娘说：「被抢那天，两人争夺奴家，后来一个说，为一女子伤了兄弟情义，不如杀了；另一个说，杀之可惜，不如寄放神丹观，再抢一个来同日成婚。二人去了一月，至今未回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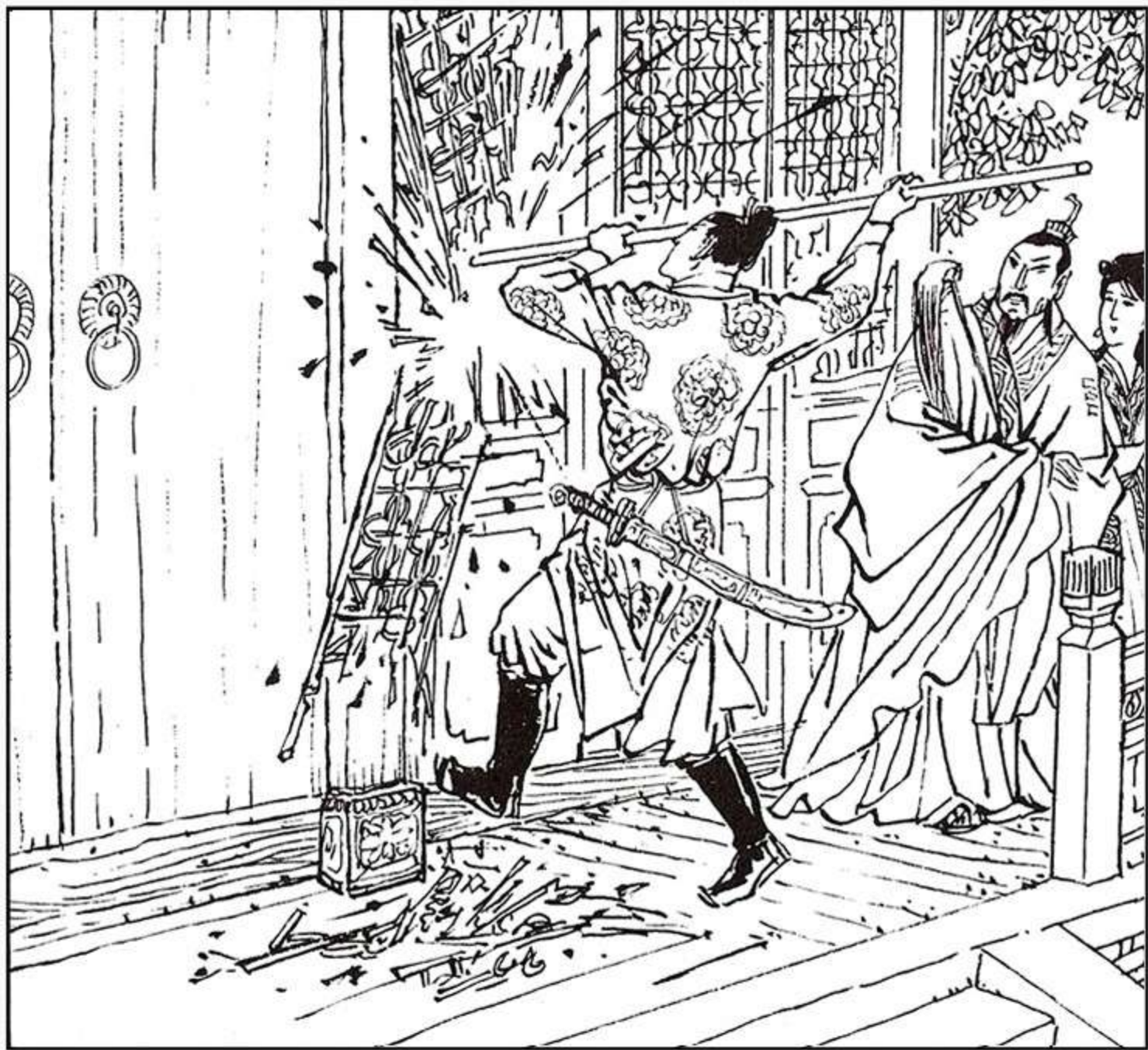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又问：「可有道士来调戏吗？」京娘说：「自从关进此屋，并未见一人之面。只有强盗丢下许多干粮充饥。奴家在此外非偷生，恐寻了死连累道士；所以要等强盗来时，与他拼命而死。」说罢泪如雨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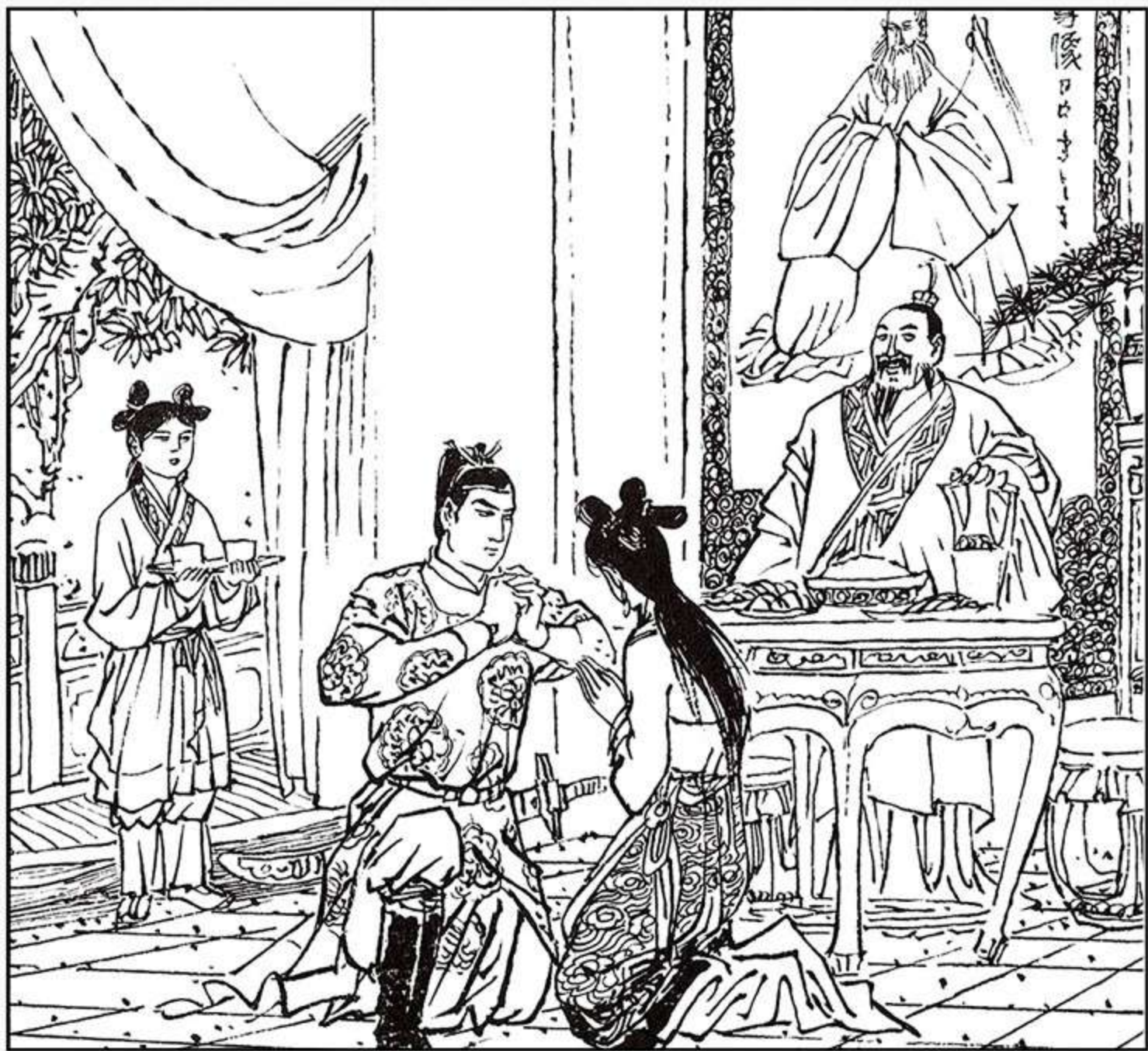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道：「今有缘遇我，我来救你回家乡。」京娘说：「家乡在一千里外奈何？」匡胤说：「要救人便不辞千里之遥，一定送你回去。」京娘下拜称谢。



褚元说：「公子，强盗回来向我要人，叫我怎么办？」匡胤说：「你只说被东京赵匡胤打开屋门抢了她去，叫他们到蒲州寻我。」褚元问：「既然如此，公子何日起程？」匡胤道：「就在今日，说走就走。」



褚元备酒与匡胤饯行，匡胤对京娘说：「此去路途遥远，一路上不能没有称呼，你我借此酒席结拜为兄妹才好。」二人遂对拜了，谢过褚元。



京娘扮做村姑一般，匡胤將強人擄來寄放的馬叫京娘騎坐，拜別褚元，往蒲州進發。



行了多日，到了汾州介休县外，远远望见一座松林。匡胤道：「贤妹，你看前面这赤松林火云似的十分险恶，恐有歹人潜伏，待为兄先行，倘遇强盗，须打退了才能前进。」京娘道：「恩兄小心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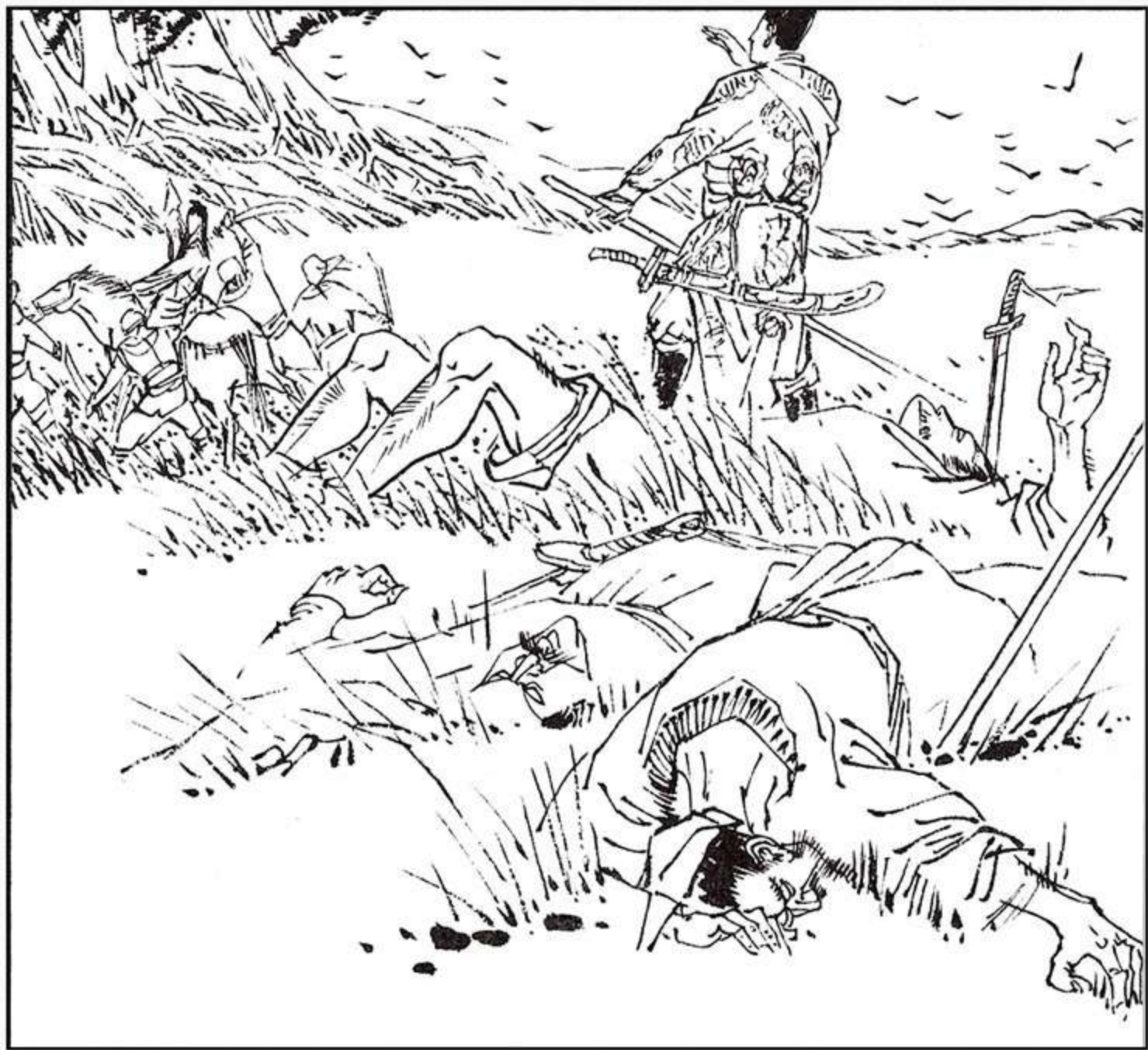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赤松林内正屯扎着地滚周进，手下四五十个喽罗，这一个月内正在四下望风，专候美女，这日十八个喽罗听得林子外面脚步声响，见是个红脸汉子提棒闯进林来，赶忙拿了长枪短刀，钻出来齐奔匡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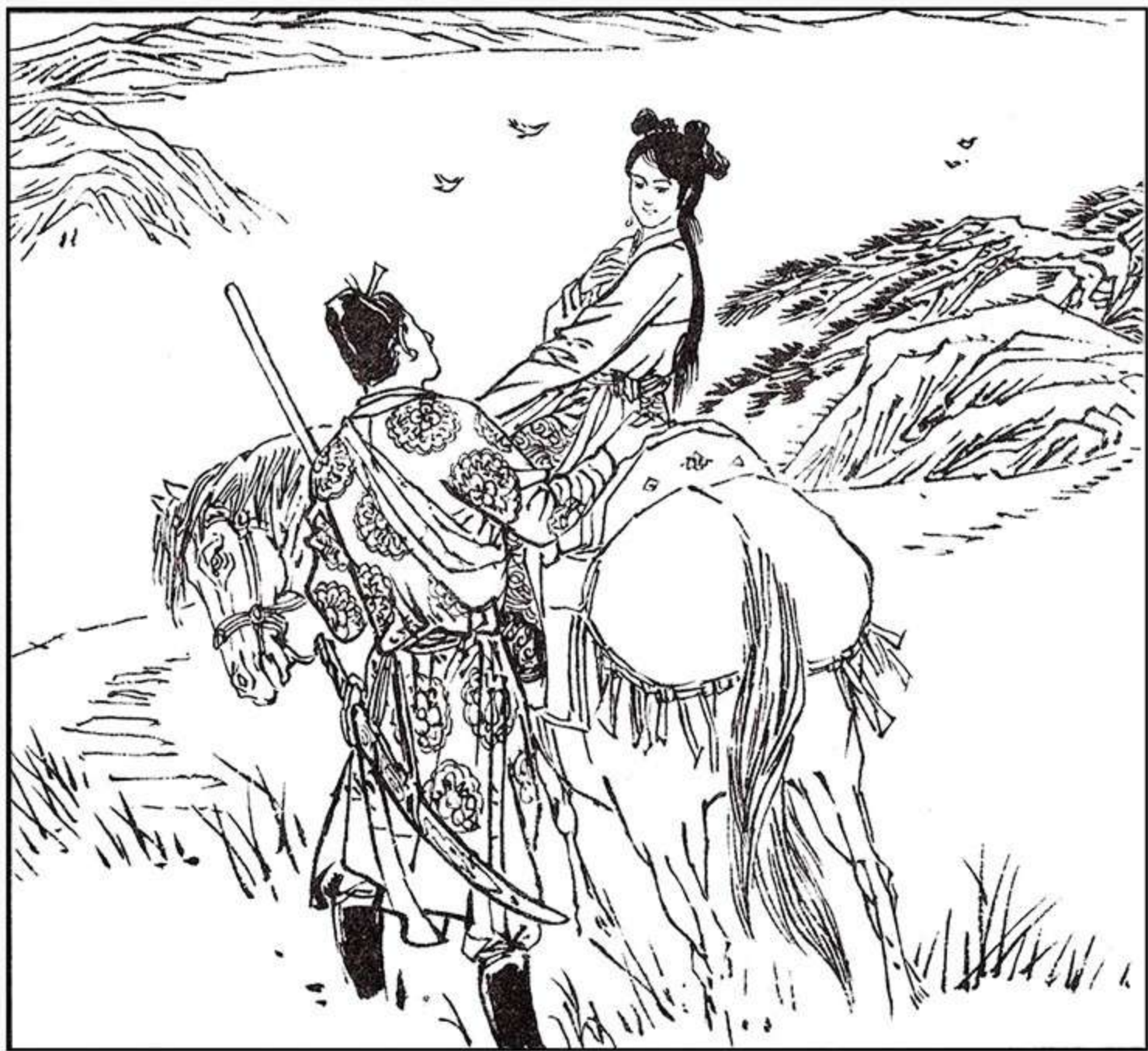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一见强人，举棒就打，不一会，早有五六个垫了他那神煞棒。周进闻报，提了根笔管枪跑出来，正撞着匡胤，两下步战相拼，斗了二十来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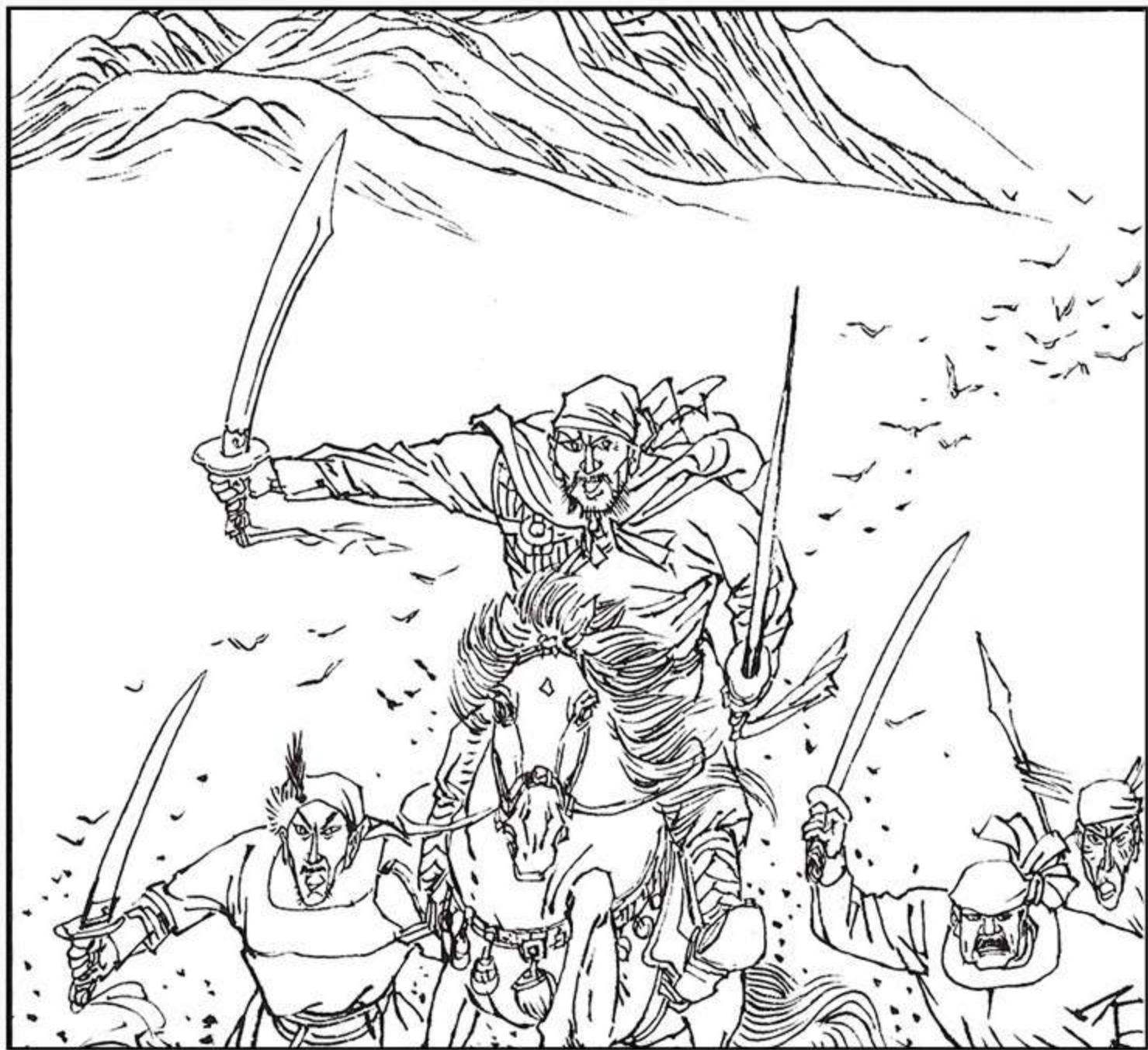
周进哪里是对手，枪法一乱，被匡胤一棍打倒，第二棍便送了命。众喽罗一声喊落荒乱跑。匡胤转身不见了马上的京娘，急忙四下找寻，远远望见她连人带马被一伙喽罗簇拥过赤松林去了。



他急忙赶上去，大喝一声，喽罗们吓得丢下京娘四散逃走。匡胤叫道：「贤妹受惊了。」京娘说：「那些喽罗是跟响马到过神丹观的，认得我，说周大王正与红脸客人交战，要把我送到张大王那里去。」



原来张广儿就在十数里外一座山头屯扎，与周进彼此照应，也正想抢个美女，二人好同时成亲；忽见周进手下的逃兵奔上山来，大吃一惊。听完报告，急忙带了双刀，飞身上马，带几十名喽罗，下山赶来。



匡胤同京娘已走了十几里，被张广儿追上，舞双刀来取匡胤。



匡胤騰步到空闊地方，與張廣兒交戰，只斗了十余合，賣個破綻，讓他一刀砍來，將身閃過，回手一棒，正中右手，張廣兒痛絕丟刀。



他回马想逃走，被匡胤赶到，手起棒落，打于马下；这贪色的强盗只看了前面马上的赵京娘一眼，便断了气。众喽罗吓得腿都软了，欲逃不能，匡胤喝道：「你们不用害怕，我不杀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改邪归正就是，去吧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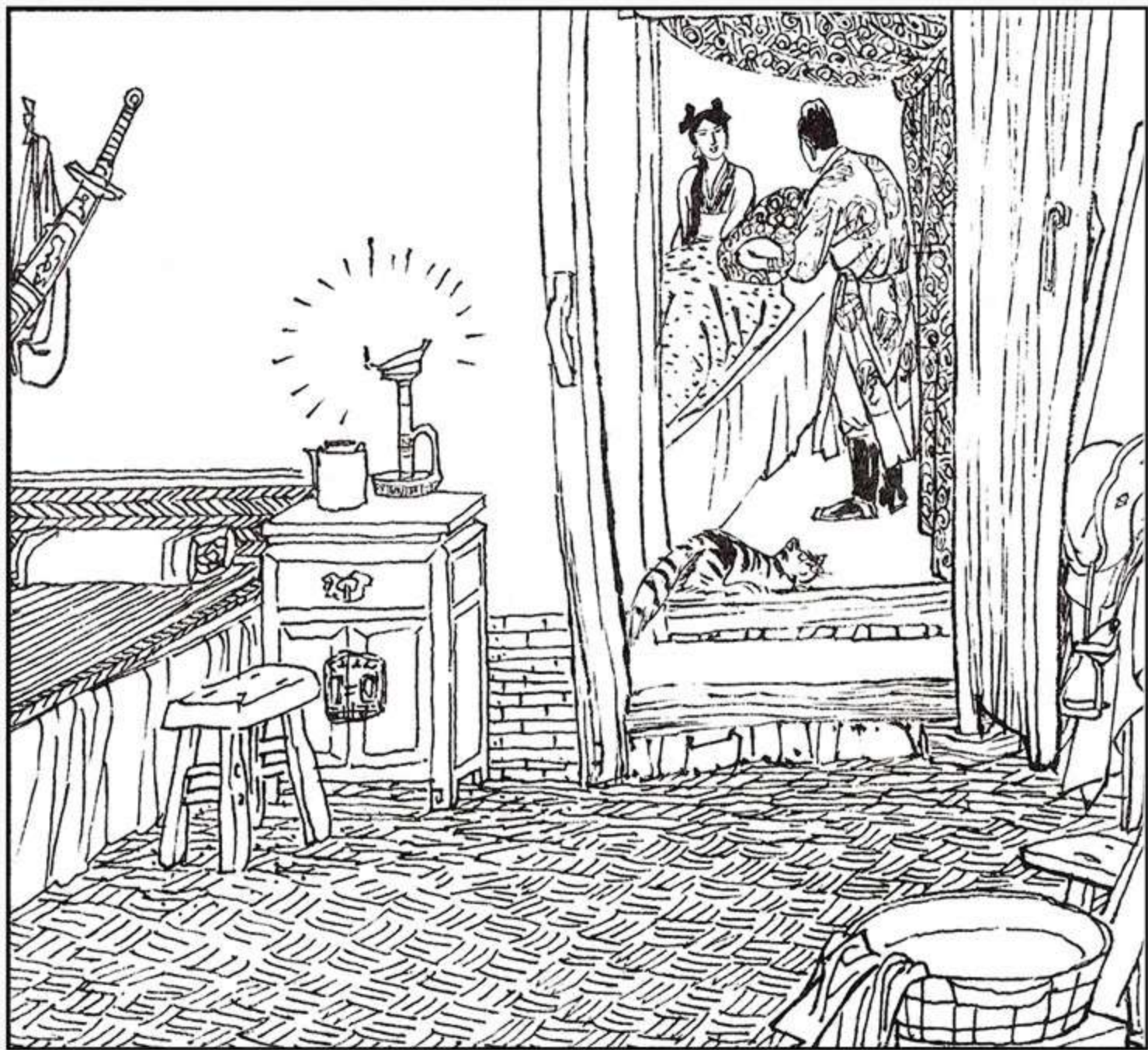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与京娘见天色渐暮，望见前面有座客店，便紧走几步。且说他二人同行已有多日，京娘一直在想：「唐朝有个红拂女，还能自选英雄，我受了这豪杰的恩德，舍了他，日后还有哪个可许终身？」



京娘几次想自荐，又觉害羞，一时难以启齿；欲待等他开口，可是总不见他理解自己的报恩之心。女儿家左思右想，摆脱不开。此时到了庙前，匡胤扶她下马，京娘故意装作立脚不住，偎依在他身上。



住。进店夜宿之时，虽然分里外或左右两间客房居
京娘几次故意嫌冷憎热，央着匡胤给她减被添
衾，想用软玉温香，引起他的爱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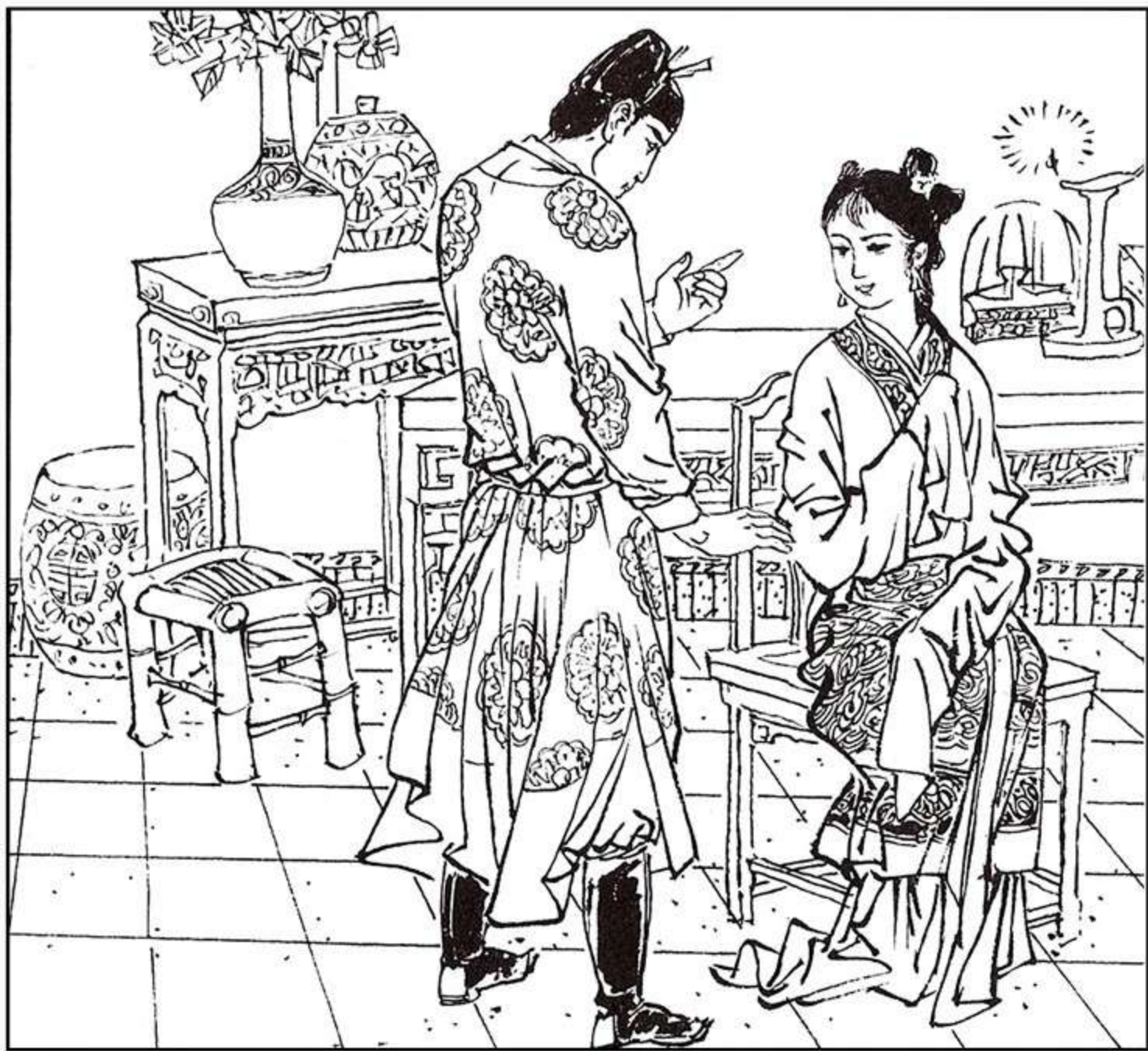
谁知这个耿直的汉子，尽管细心服侍，却完全当她是自己亲妹妹看待，毫不动情。他那种漠然的态度使她失望，她闷闷不乐，每一夜不能合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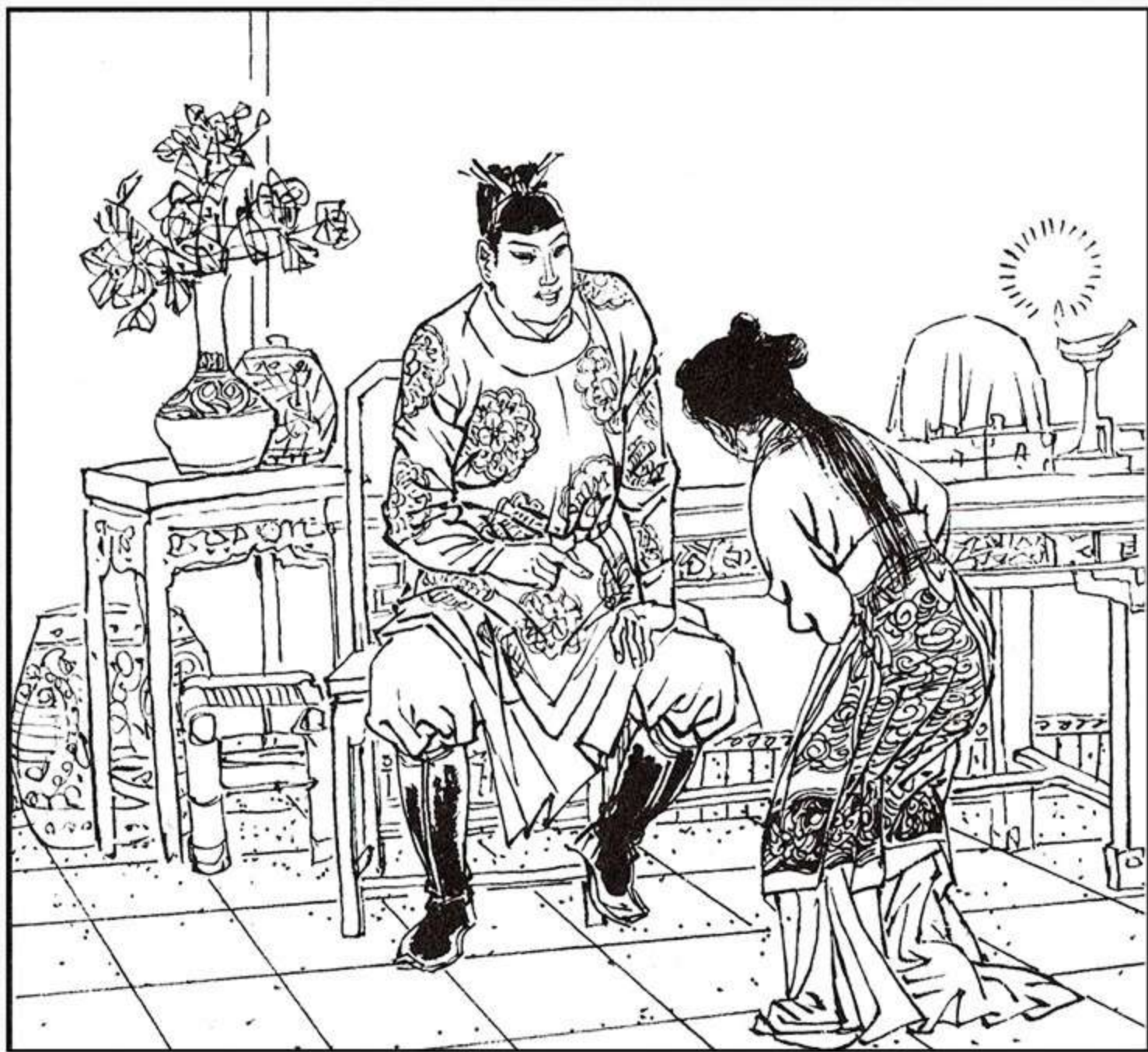
这样又走了几日，已过曲沃地方，约计到蒲州只有三百里路程了。这一夜，投宿荒村小店，京娘想道：『如今快到家了，只顾害羞不说，岂不错过机会？到了家中，一切罢休，我要悔死的！』满腹躊躇，不觉长吁短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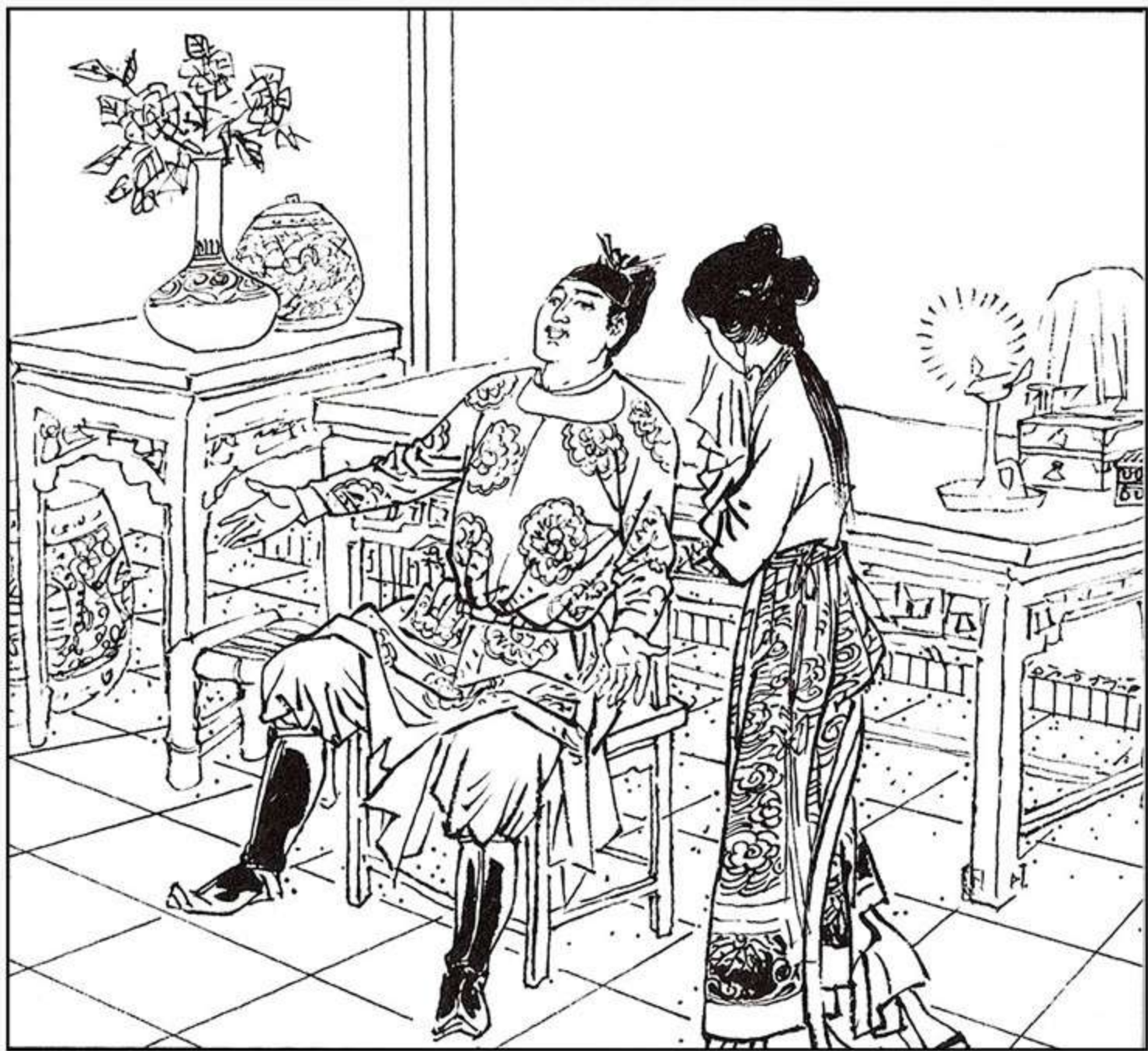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在外廂听了，不知所以，慌忙进来问道：「贤妹，夜已深了，因何未睡？你流泪满面，有何事故？」京娘说：「小妹有几句心腹话儿，说出口，所以郁郁不欢。」匡胤道：「兄妹之间，有什么不可说的，但说无妨。」



京娘请他坐下，说：「小妹陷入贼手，蒙恩兄拔救，又千里护送回乡，还为小妹报了深仇。小妹常想无以报答，倘承恩兄不嫌貌丑，收做铺床叠被之人，小妹便称心如意了。不知恩兄允否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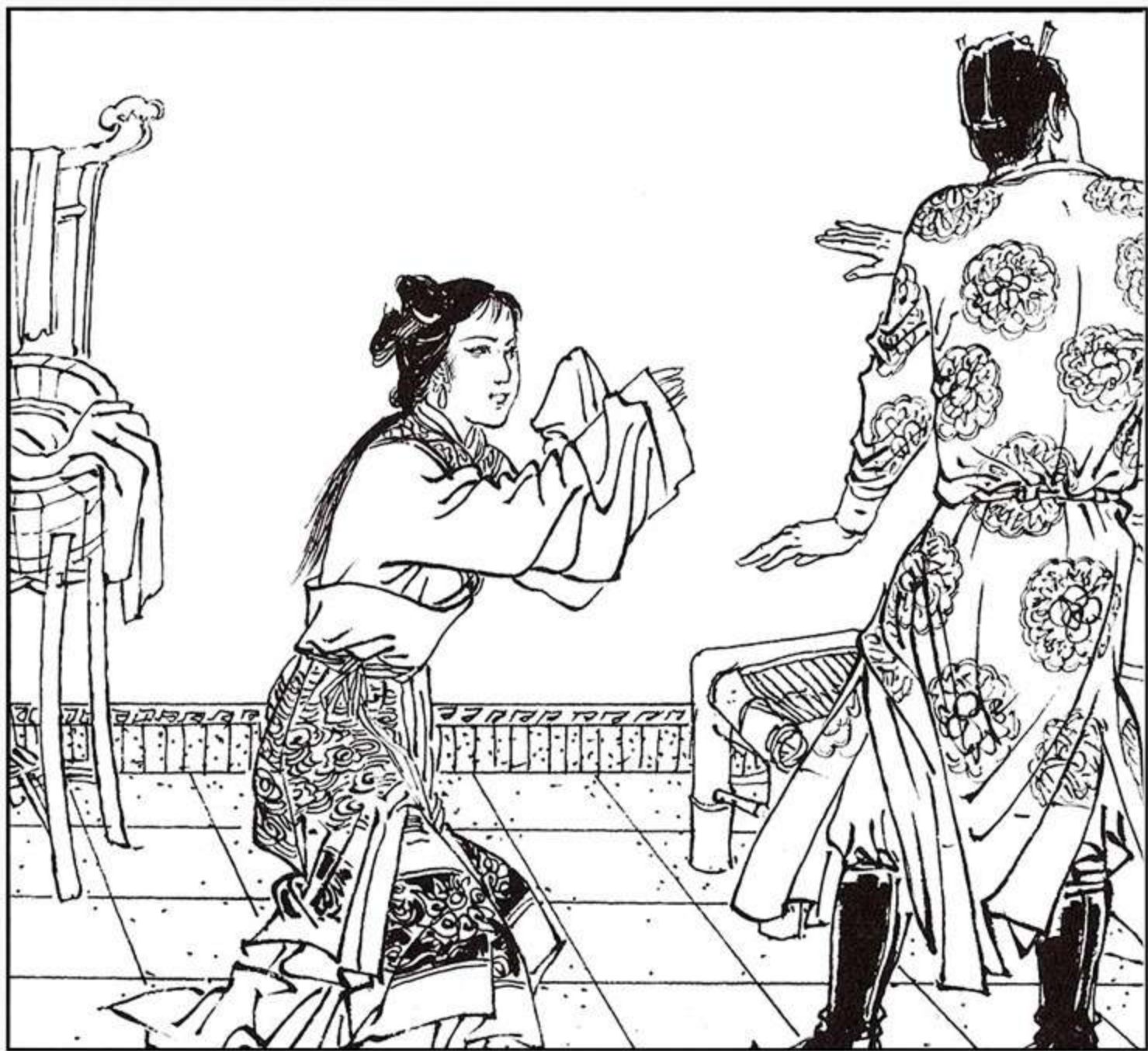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哈哈大笑道：「贤妹之言差矣，俺与你萍水相逢，挺身相救，不过路见不平，申张大义，岂似庸俗之辈，先存苟且之念。何况你我同姓，依理不能通婚；又已结拜兄妹，岂容紊乱，这种荒唐话，休要污口。」



京娘羞得低頭半晌不语，沉吟了一会才又婉转地说：「恩兄不要见怪。小妹年仅十七，也不是淫贱之辈，仅因生命出恩兄所赐，身外别无可答报，也不敢望与兄婚配，但做个小妾奴婢，服侍一日，死亦甘心。」



话说到如此，不料匡胤怒道：「我赵匡胤是顶天立地的男儿，正直无私，倘对你稍有邪念，天诛地灭！你若妄想不息，俺便撒手分离，再不管你，那时你进退不得，莫怪俺有始无终。」说时声色俱厉。



吓得京娘深深下拜道：「今日方知恩兄热如烈日，冷若冰霜，凛不可犯。恩兄既以小妹为嫡亲骨肉，小妹怎敢不以恩兄之心为心。方才冒昧，求恩兄恕罪。」匡胤这才息怒，扶起京娘，自回外厢。



那夜起，京娘越加敬重匡胤，他也更加怜惜京娘。这一日到了蒲州解梁县，京娘见离故乡小祥村不远了，不胜伤感起来。



且说京娘的父亲赵员外，自从进香失去爱女，回家后老夫妻每日相对流泪，这日中午，忽见庄客来报：「小姐骑马回来了，后面有个红脸大汉手执棍棒跟来，快到庄门！」



赵员外一听，吓得手足无措，大呼：『不好了，响马来讨嫁妆了！这这教我如何对付？』老夫人更被吓得哭了起来。



京娘已进中堂，爹妈见了女儿，相持痛哭，哭罢问她怎得回来？响马有什么需索？京娘把始末细细说了一遍道：「恩人已在路上把响马除尽，赵公子现在外边，请父亲出去接待。此人性如烈火，不可怠慢。」



赵员外出堂拜谢道：「若非赵公子相救，我女儿有死无生，今日怎得团圆！」遂叫夫人与女儿出来，一同拜谢。员外有一儿子，名叫文正，在庄上料理农务，闻报也奔回家中，先与京娘抱头大哭，然后也向匡胤拜谢。



赵员外在外面吩咐庄丁排筵，里边，老妈妈问京娘道：「我儿，我有话问你，你不可害羞。赵公子是孤男，你是寡女，同行千里，彼此岂能不动心，你路上有没有将身子许过他，对我明言，我与你父亲说知，招他人赘如何？」



京娘连忙摇手道：「母亲，这事切不可提。赵公子铁石心肠，毫无儿女私情，与儿结为兄妹，如嫡亲妹子，从无半句戏言。今日到此，望留他款待十天半月，少尽儿心也就是了，招亲的活，断断不可出口。」



母亲将女儿的话告诉员外。员外不以为然，微笑道：「老不晓事的，这是女儿避嫌之词，你想，人非草木，放着这年少英俊的英雄，情窦初开的闺女，两下岂能不互相吸引？等一会我在席间用言语挑明，好事必成。」



不多一会，酒席备齐，员外请匡胤坐上席，老夫妻下席相陪，文正、京娘坐在两旁。酒已数巡，菜过五味，员外离席，亲自执壶，斟酒一杯，送与匡胤道：『公子请饮此杯，老汉有一言奉告。』



匡胤接过酒来，一饮而尽道：「请员外见教。」
员外道：「小女余生，出恩公所赐，老汉与拙荆商议，无以为报，幸小女尚未适人，意欲献与公子为箕帚之妇，幸勿见拒！」



话还没说完，匡胤早已怒发，竟破口大骂：『好一个糊涂的老匹夫！俺本来为了义气，不辞千里送你女儿回家，你反将这无礼的话来侮辱我。我如贪恋你女儿的色，路上早已成亲，何必等到今日！』



说罢，他竟将酒席一脚踢翻，拔步往外便走。



赵员外吓得战战兢兢，妈妈和文正都不敢言语。京娘心中最为不安，急忙出房，扯住匡胤的衣衿道：「恩兄息怒，家父是乡下人，不懂事，且看小妹面上，请坐下，小妹赔罪。」



匡胤盛怒不已，還管什麼兄妹之情，一手甩脫京娘，提了行李，頭也不回，迈出了大門。



他也不去解那匹马，大步流星地步行去了。



京娘哭倒在地，父母兄弟再三相劝，扶进房中。



整整一天，京娘飲食不沾，把自己关在房中流干了眼泪，苦苦的想：「亏了他救得性命还乡，爹妈猜疑，将他激怒，我这薄命人，既不能托付终身，又不能别图报答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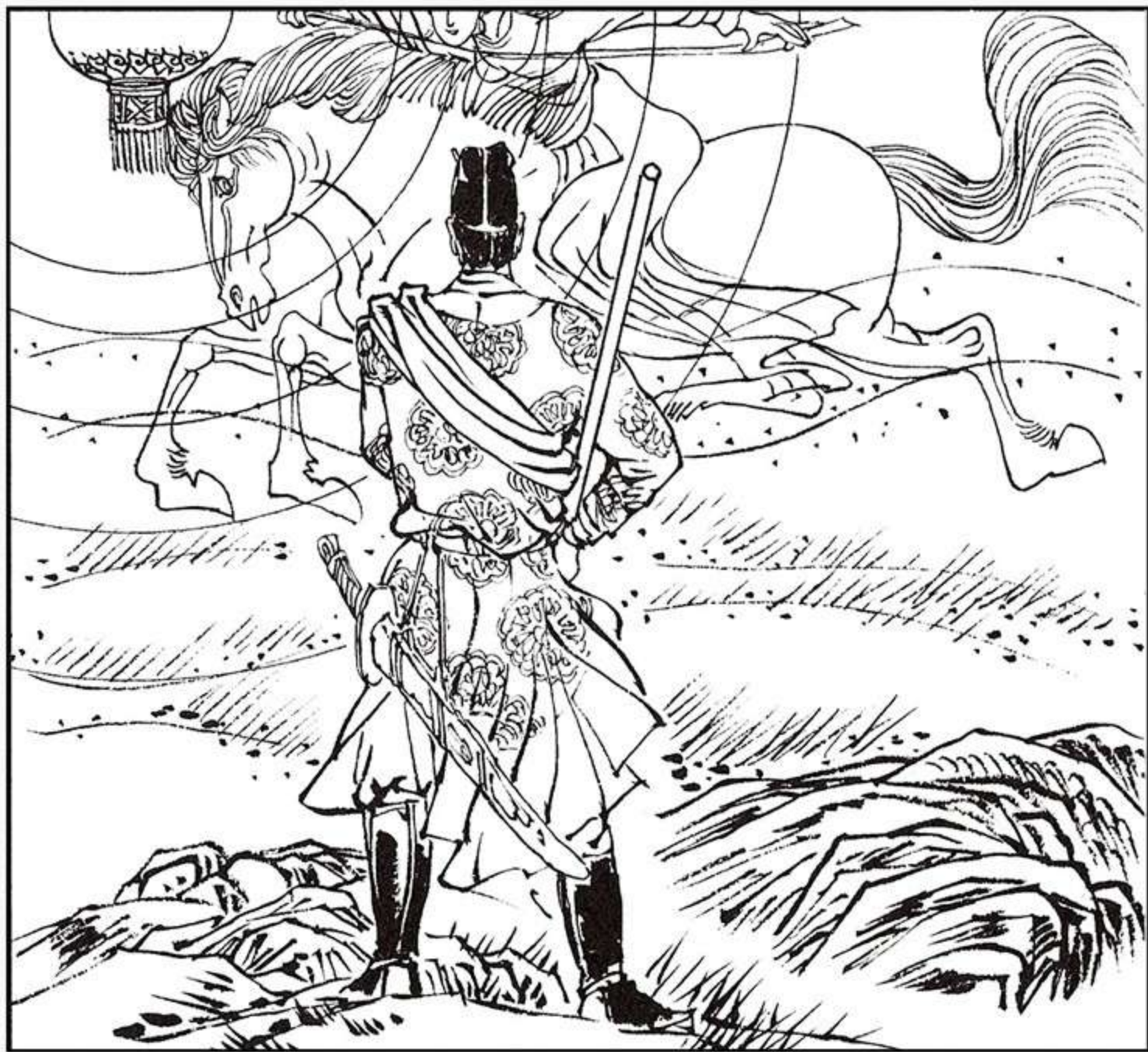
挨到更深，听爹妈兄弟各已回房睡了，京娘解下白汗巾，悬梁自缢了。



再说赵匡胤使性出门，一口气走了十多里路，走到天已十分昏暗，才发觉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正在进退两难，忽然就地里一阵阴风，觉得冷气逼人，心里更加惶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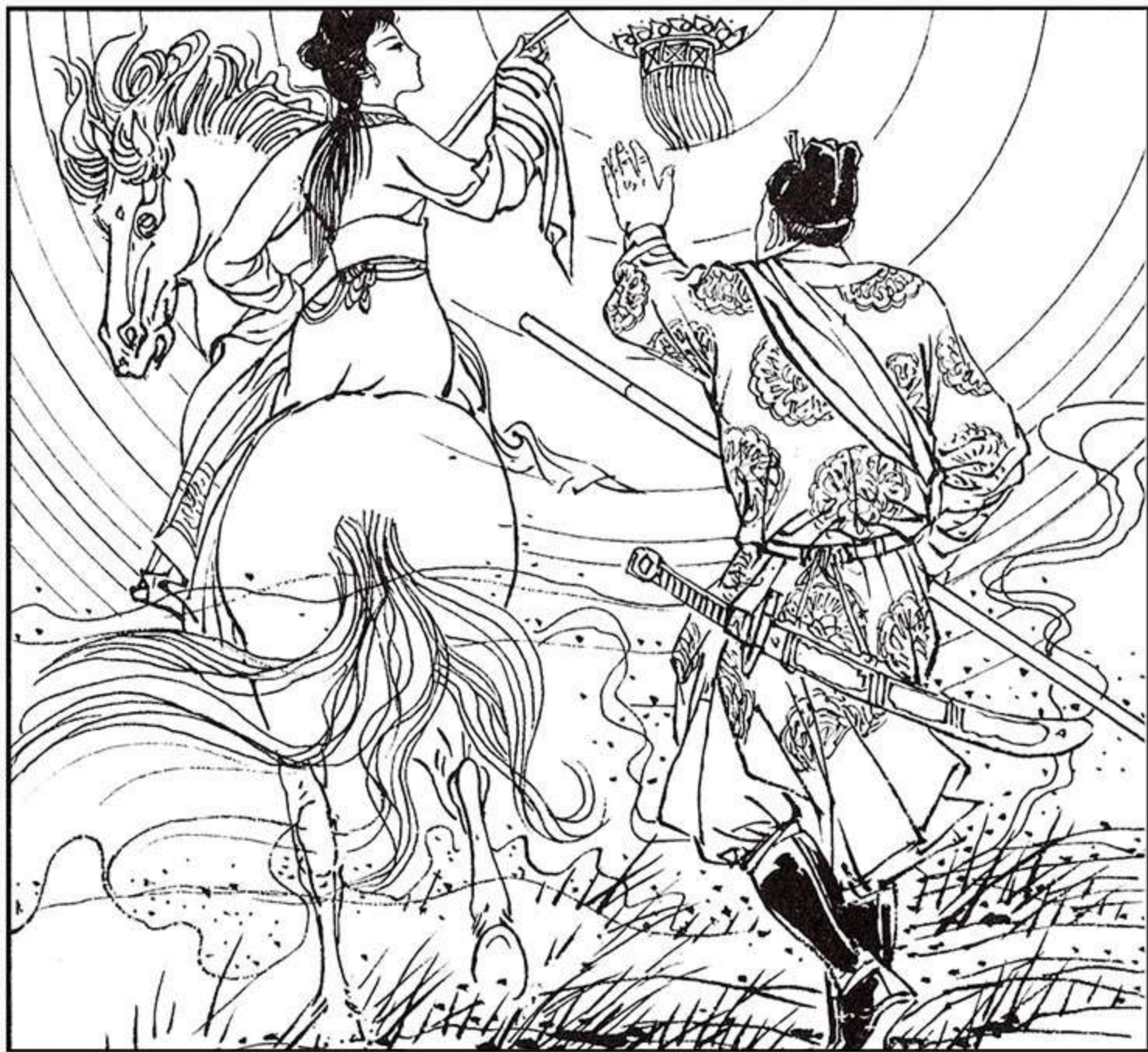
只見前面隐隐约约、闪烁闪烁微有亮光，似有一人一骑，人在马上手执红灯而去。匡胤正要赶上前行。



步，灯光可作怪，匡胤紧走，灯光也紧走，他放慢脚步，灯光也便慢行。凭你怎么走，总是赶不上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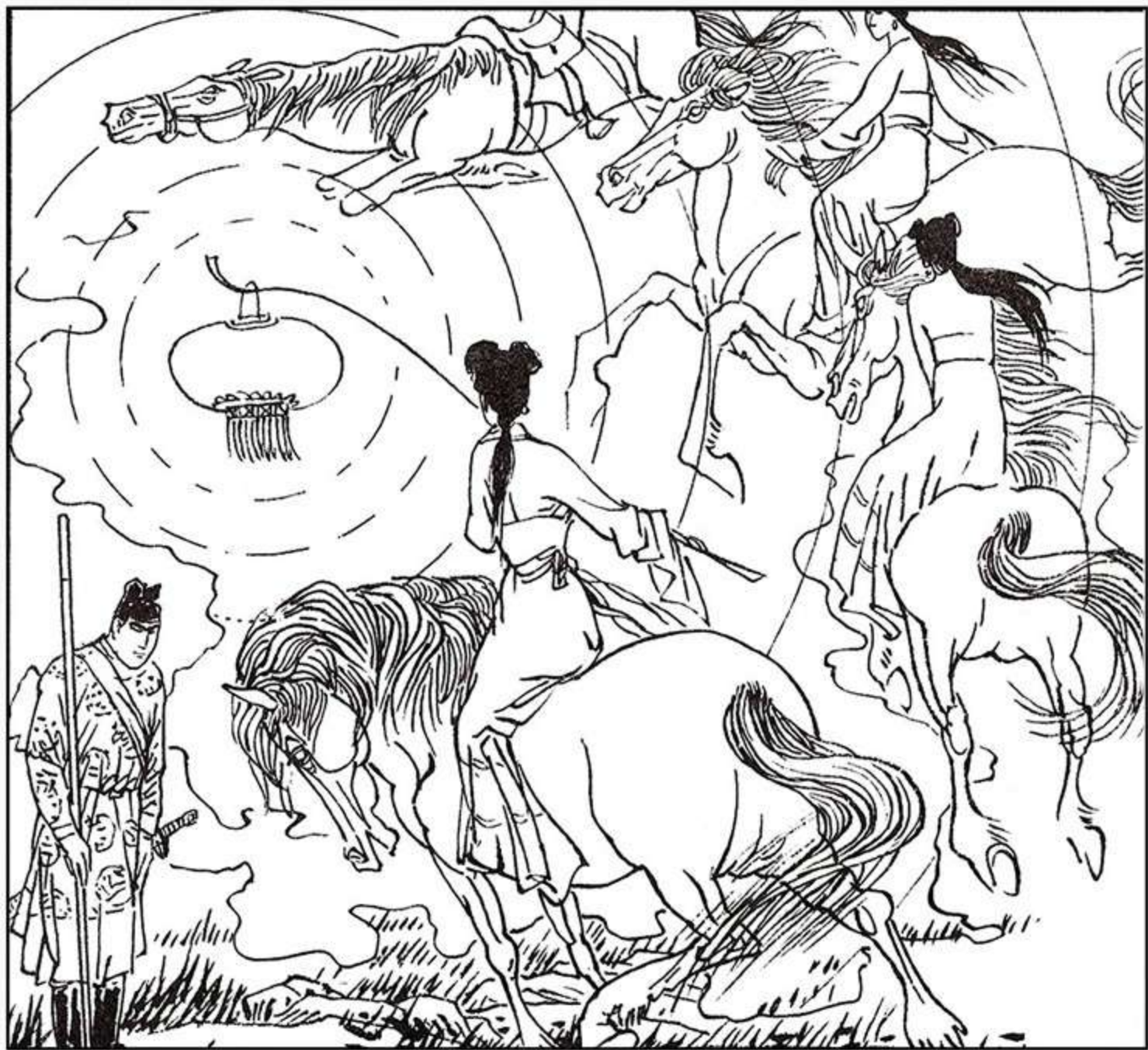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越来越疑惑，忍不住叫道：『前面的朋友，求你慢走一步，带我同行一程。』但见灯光停住，应声回答：『小妹就是京娘。因父母不察，怀疑小妹，又触怒恩兄，我哭了半宵，已自缢而死。』



匡胤大駭。京娘說下去：「蒙兄千里送我，我虽不能送君千里，且执灯前来，送兄一程，略表寸心。可恨幽明路隔，不能亲近，只得在前面远远照路，望兄长恕我！」



匡胤道：「贤妹轻生惜义，反因愚兄亡故了，但贤妹既已身亡，为何还会骑马？」京娘说：「此马原是恩兄在神丹观所赐，让我乘坐回家，它见恩兄已走，小妹已死，不食不饮，悲鸣而死，所以还让小妹骑来。」



匡胤感动万分，望空拜道：「贤妹生死一心，又蒙阴灵护送，兄永世难忘；将来若有出头之日，定当立祠祭祀芳魂。」京娘道：「多谢恩兄。天色将晓，小妹不能再送，后会无期，前途珍重。」说罢隐隐饮泣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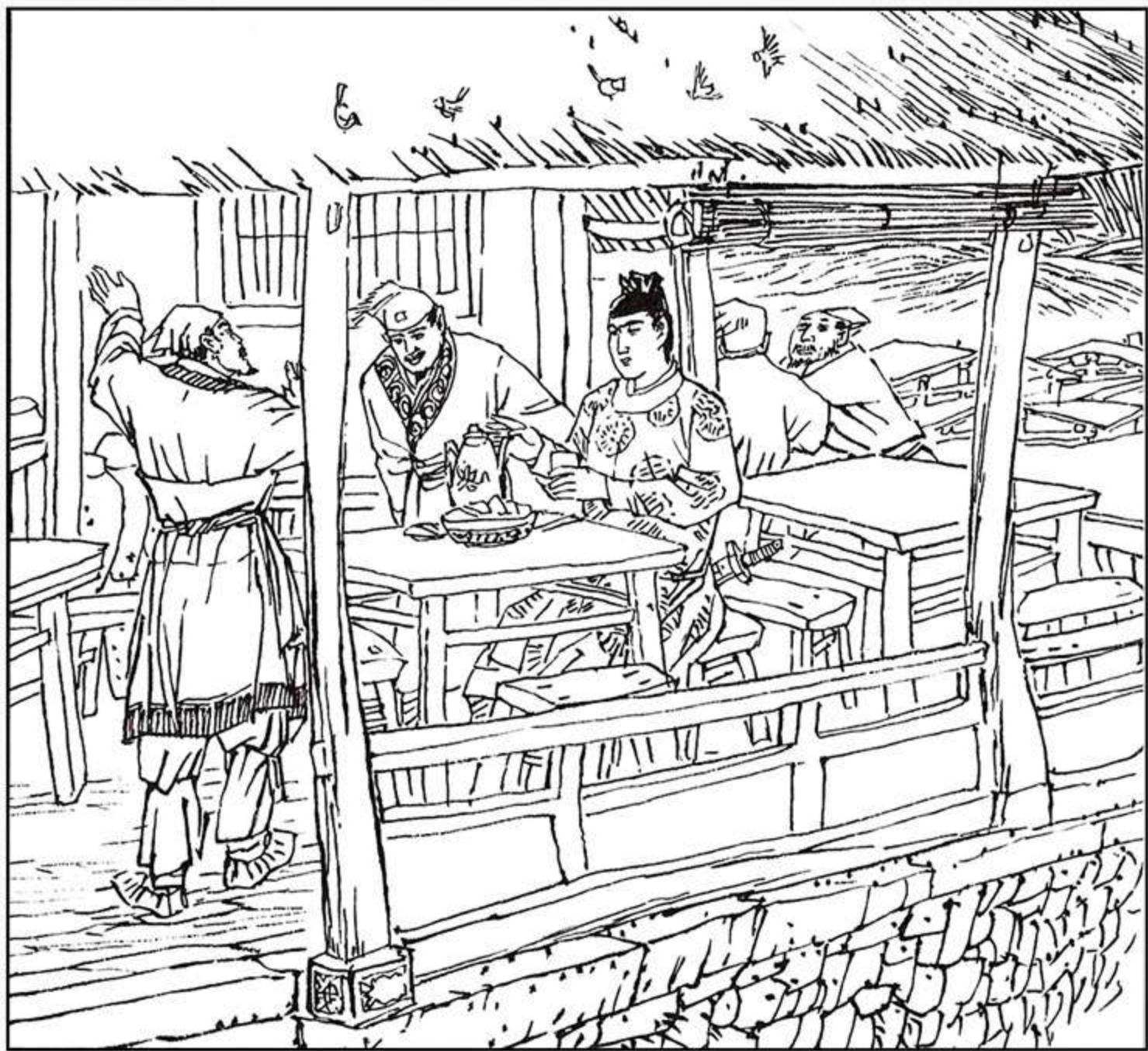
明，頭，燈光不見了。匡胤從來不曾這樣悲傷過，垂着
 雞鳴四起。一步挨着一步往前，直走到天色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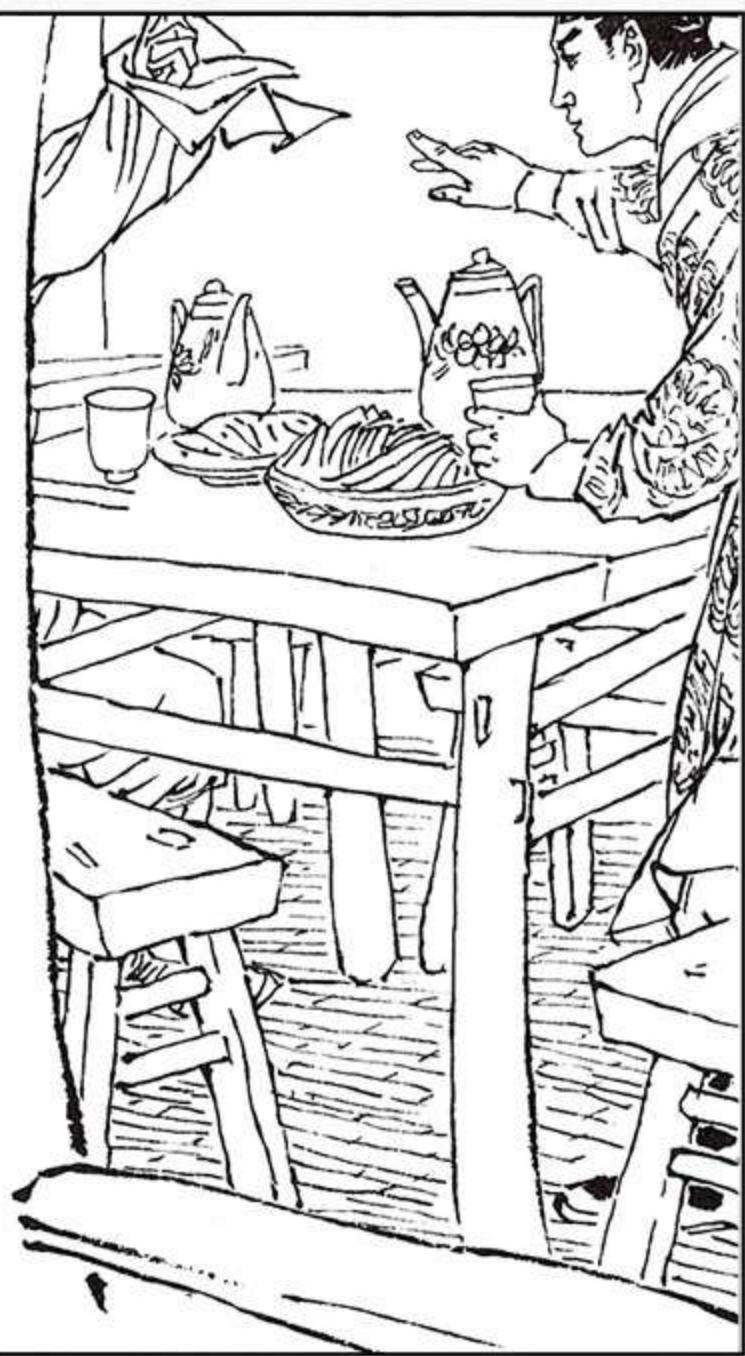
店，
来到一个村子，
地名叫桃花庄，
匡胤见有一座酒
走了进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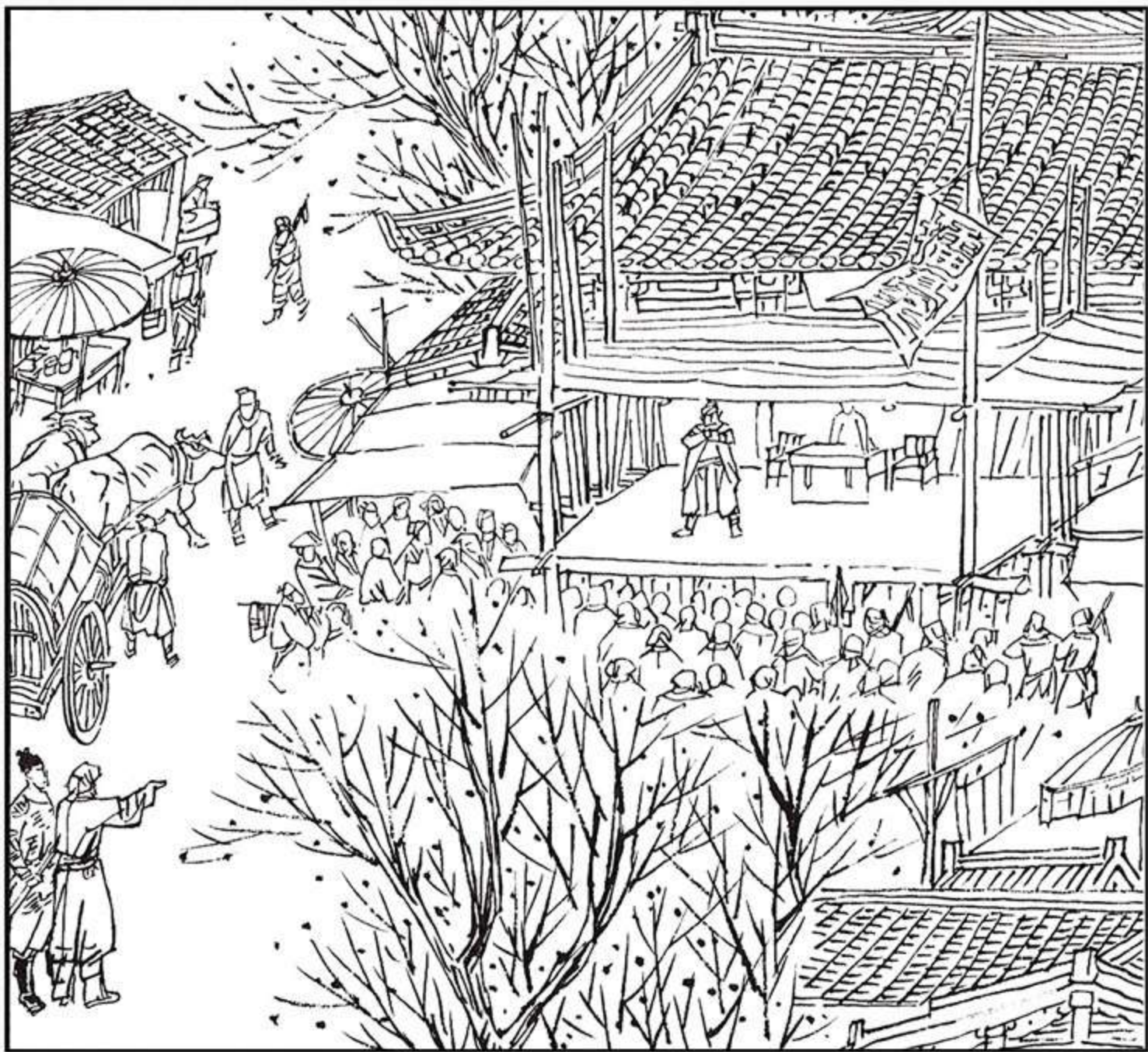
他刚坐下，见一个人奔进店来，拍桌子大叫：「打酒来！打酒来！不论冷的热的，喝一壶助兴，好去看打擂台。」酒保赶紧送过酒去。匡胤听说打擂台三字，忙问：「朋友，擂台在何处，是何人所立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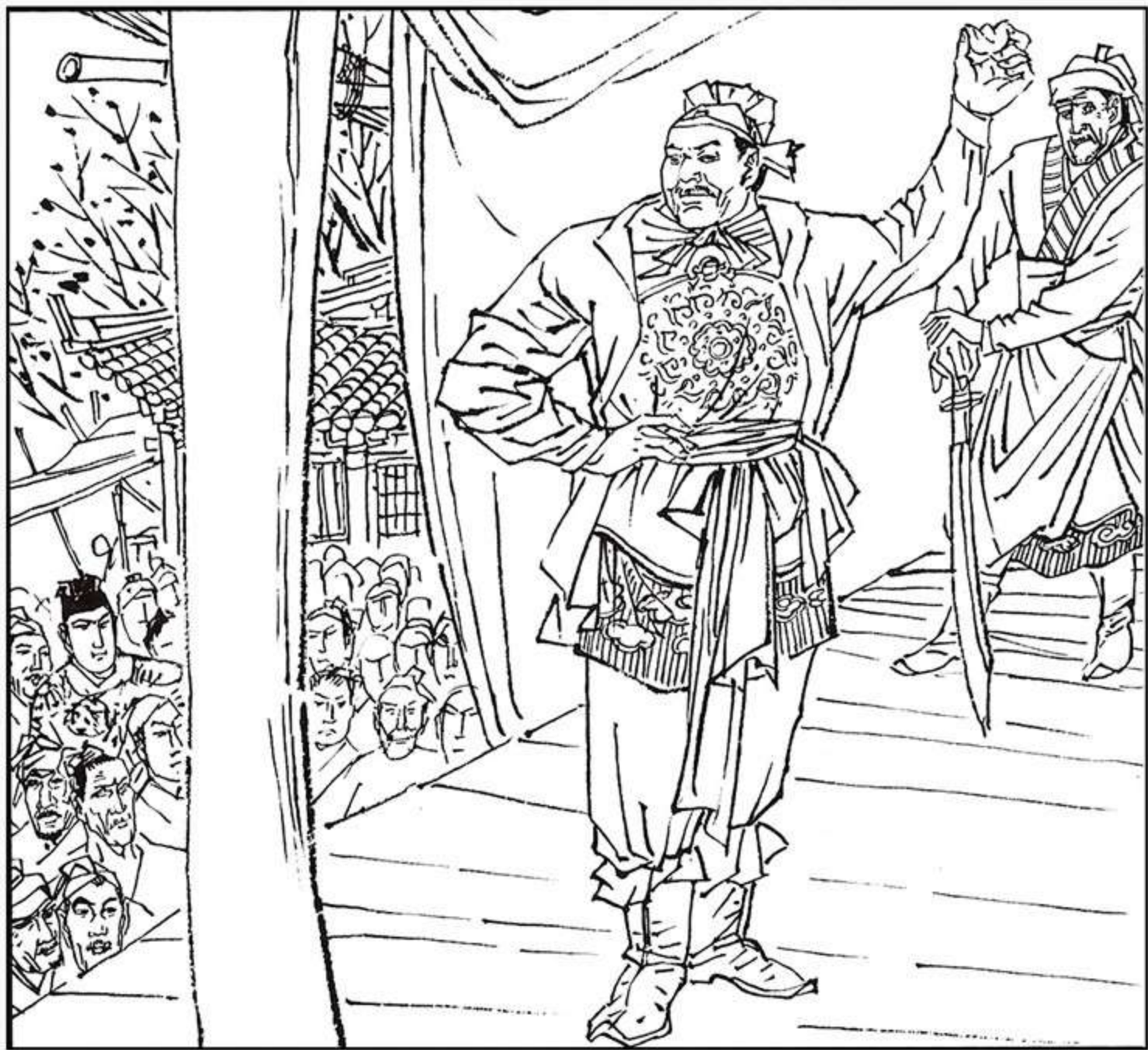
那人一面喝一面说：『就在这桃花庄西首，是桃花山三位大王宋金清、宋金洪、宋金辉所立，三人一母所生，还有个妹子宋金花，个个武艺高强；每逢三六九，轮流下山上台比武，赢了有彩。今天是大王上台。』



匡胤听了，哪里肯不去看看？也只吃了一壶酒，付了钱，跟了那人，出门往西走去。走不多路，望见那边一座擂台，四围看的人如山似海。



走近时，见台上立着一条好汉，扎束十分齐整，对下边说道：「你们当中有本事的，请上来会会，赢俺一拳，奉送一只金元宝；踢俺一脚，奉送一只银元宝；输了可得给俺十倍。没本事的休要上台出丑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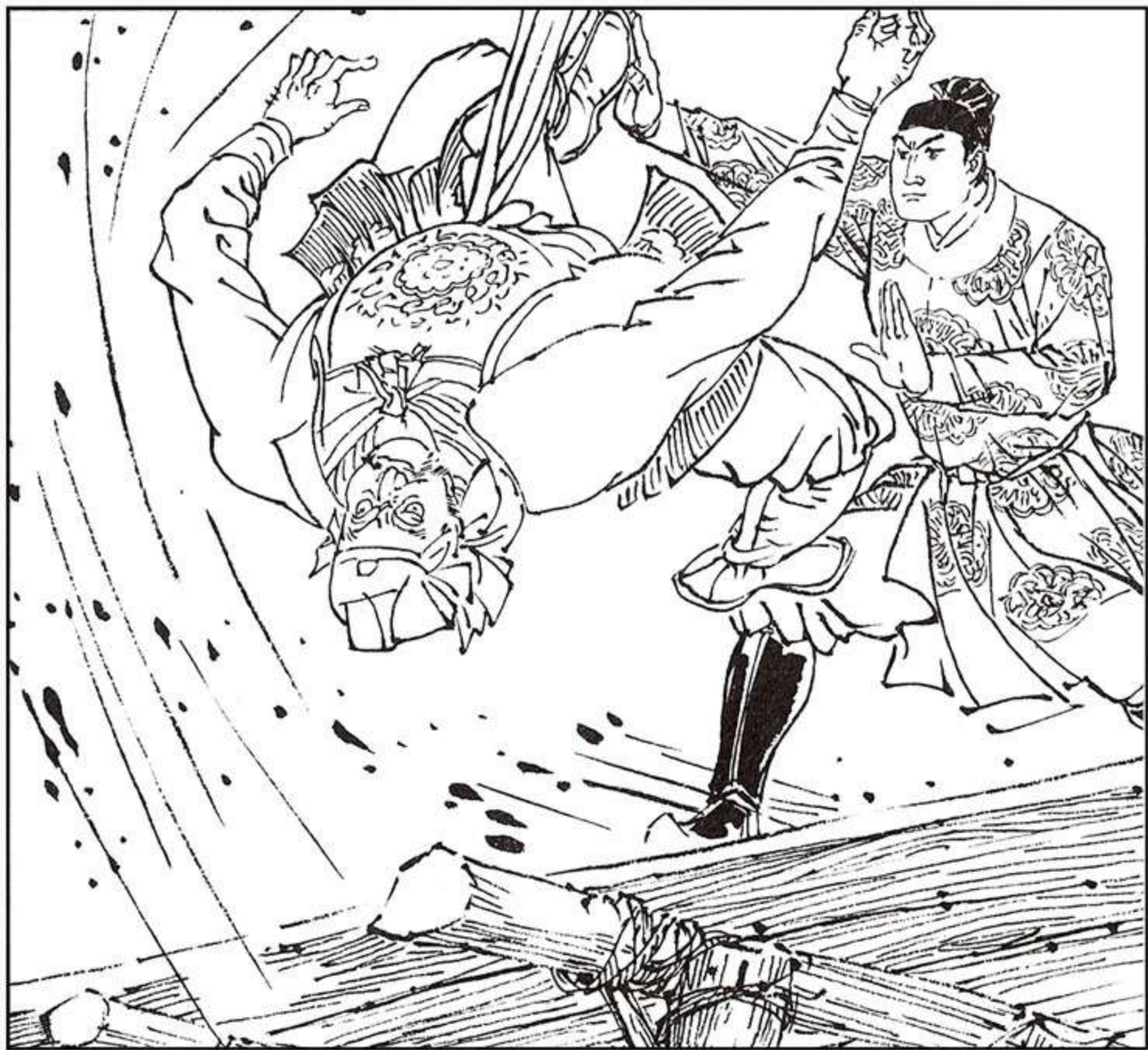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分开众人，一个飞脚，跳上台来。喝一声：「宋金清休夸海口，俺特备十倍金银，前来会你！」说着放下包裹，脱去袍带。宋金清怒道：「谁敢直呼我名！」用个泰山压卵势，朝匡胤打来。



匡胤把身子一迎，故意失脚一滑，扑通躺在台板上。宋金清使个饿虎扑食势来抓他，他使个喜鹊登枝，将双足对准宋金清的胸膛用力一蹬，早把这个大王踢倒。



匡胤跳起身來，雙手抓住宋金清的两腿，提起来只一扯，把他的粪门劈开到小肚上，望台下丢了下來。台下有百十个喽罗，大喊一拿住红脸汉子给大大王报仇！』刀枪齐举，围住了擂台。要知下文，请看第五集。



連盟

WWW.SHUQU.NET

打造最专业的网络连环画



未经许可 请勿转载

原创团队：汪洋水手 罗亚方舟 雪中人
侠骨丹心 蜡笔小啰 小成兄
森木风雨 小 学 佳 艺

全套10集